



大 会

Distr.: General
17 October 1997
Chinese
Original: English

第五十二届会议

议程项目 112 (c)

人权问题:人权情况及特别报告员和代表的报告

前南斯拉夫境内的人权情况

秘书长的说明

秘书长谨向大会和安全理事会成员及欧洲安全与合作组织提交人权委员会关于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共和国、克罗地亚共和国和南斯拉夫联邦共和国境内人权情况特别报告员伊丽莎白·雷恩女士按照大会 1996 年 12 月 12 日第 51/116 号决议和经济及社会理事会 1997 年 7 月 22 日第 1997/266 号决定编写的定期报告。

附件

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共和国、克罗地亚共和国和
南斯拉夫联邦共和国境内人权情况的定期报告

目录

段次 页次

一. 导言	1-4	5
二. 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	5-76	5
A. 一般观察	5-6	5
B. 选举	7-9	5
C. 法律保障	10-20	5
1. 人权义务	10	5
2. 全国性的人权机构	11-20	5
D. 行动自由	21-28	7
1. 一般情况	21-24	7
2. 自愿返回的权利	25-28	7
E. 财产权	29-33	7
1. 立法和执法	29-31	7
2. 摧毁住宅	32-33	8
F. 生命权	34-36	8
1. 地雷	34-35	8
2. 死刑	36	8
G. 自由和人身安全	37-42	8
1. 警察的酷刑和虐待	37-38	8
2. 非法拘留	39-42	8
H. 司法裁判	43-46	9
1. 公平审判权	43-45	9
2. 实体间的司法合作	46	9
I. 执法和警察改革	47-51	9
1. 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联邦	47-49	9

目录(续)

段次 页次

2. 斯普斯卡共和国	50-51	10
J. 言论自由	52-55	10
K. 失踪人员	56-76	10
1. 概况	56	10
2. 发掘	57	10
3. 拘留问题	58	10
4. 特别报告员的作用	59	10
5. 国家和国际行动者	60-65	10
L. 结论和建议	66-76	11
三. 克罗地亚	77-145	12
A. 法律保护	78-85	12
1. 克罗地亚宪法的规定	78-79	12
2. 人权条约义务	80	13
3. 国家机制	81-85	13
B. 人身安全和财产权	86-98	13
1. 生命权	86-88	13
2. 人身安全权	89-91	14
3. 财产权	92-94	14
C. 返回家园的权利	95-98	14
D. 司法行政	99-105	15
1. 法院	99	15
2. 《拘留和大赦法》	100-102	15
3. 与国际刑事法庭的合作	103-105	15
E. 宗教	106-108	16
F. 失踪人员	109-112	16
G. 言论和结社自由	113-118	16
H. 关于东斯拉沃尼亚、巴拉尼亚和西锡尔米乌姆区域的报告	11-134	17
1. 选举	120-121	17

目录(续)

段次 页次

2. 人身安全	122	17
3. 流离失所者返回	123-125	13
4. 歧视	126	18
5. 大赦和与国际法庭的合作	127-130	18
6. 取得国籍的权利	131	18
7. 重新整合的进程	132-134	18
I. 结论和建议	135-145	19
四. 南斯拉夫	146-213	19
A. 一般意见	147-148	20
B. 法律保证	140-154	20
C. 体制办法	155	20
D. 个人自由和安全	156-158	21
E. 酷刑虐待和逍遥法外	159-164	21
F. 生命权	165	22
G. 公平审判权	166	22
H. 表达自由与媒体	167-174	22
I. 少数民族的境况:科索沃	175-182	23
1. 人身自由与安全	175-178	23
2. 教育	179	23
3. 歧视和财产权	180-182	23
J. 少数群体的境况:桑扎克	183-190	24
K. 人道主义情况	191	25
L. 难民和公民资格	192-196	25
M. 结论和建议	197-213	25
附录. 1997年4月3日特别报告员给人权委员会主席的信		27

一、导言

1. 本报告是按照经社理事会第 1997/266 号决议(1997 年 7 月 22 日)提出的,其中审查了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共和国、克罗地亚共和国和南斯拉夫联邦共和国在 1997 年 1 月至 9 月期间的人权情况的发展。在该期间,特别报告员伊丽莎白·雷恩女士到前南斯拉夫的领土上进行了七次考察。

2. 为了取得在她任务区域内人权情况的整个画面,特别报告员尽量与社会上各阶层的人接触。她工作上得到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设在萨拉热窝和巴尼亚卢卡(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萨格勒布和武科瓦尔(克罗地亚)和贝尔格莱德(南斯拉夫)的驻地办事处的协助。特别报告员指出,如果没有难民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的协助,她是无法履行她的任务的。虽然办事处受到财政和行政方面的严重限制,它进行了若干项工作,包括:分析人权发展、协助起草报告、代表特别报告员同地方当局进行交涉、每天向特别报告员汇报情况发展以及安排她的任务活动。

3. 特别报告员向其任务范围内各国政府提供的慷慨合作表示感谢。她还感谢许许多多国际政府间组织和非政府组织自从她 1995 年 9 月任职以来向她提供的支助,虽然她无法在此一一指名答谢。

4. 本报告是关于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克罗地亚和南斯拉夫的三份单独国别报告的缩减本。哪三份报告将于同一时间提交人权委员会,其中载列了更多的细节和分析。¹ 特别报告员另外要向大会指出,她曾于 1997 年 9 月 30 日向人权委员会提出一份关于前南斯拉夫的马其顿共和国的国别报告。² 最后,本报告的附录载有特别报告员 1997 年 4 月 3 日写给人权委员会主席的信,其中摘要叙述了她当时的一些主要关切。

二、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

A. 一般观察

5. 到目前为止,《关于波黑和平的总的框架协议》(代顿协定)(A/50/810-S/1995/1021,附件)的人权部分的执行情况很难令人满意。《代顿协定》的其他非军事部分的执行情况也是如此。特别报告员曾经描述了在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创设联合机构的进展以及这些机构所面临的困难。目前,主要由于斯普斯卡共和国的代表拒绝参加,这些机构处于瘫痪状态。尽管国际上的巨大压力和国际参与,联合机构大体而言只具象征性。

6. 在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联邦(联邦)的实体内达到了一些进展,可是,对于创建一个完整的法律制度,包括经过改良的司法机构、执法机构和监狱方面,严重的拖延令人遗憾。联邦伙伴间缺乏信任是明显易见的。主要的问题是几个主要政党,包括民主行动党和克罗地亚民主联盟,对于它们想要创建的具体制度的意见不合。

B. 选举

7. 就在编写报告后,全国性的市政府一级的选举将于 1997 年 9 月 13 至 14 日举行。在选举前的一段期间,据特别报告员的观察,政治生活的参与受到各种障碍的阻挠,特别是缺乏新闻自由。这些问题妨碍了真实的实体间(以及联邦内部的)的竞选活动,对公民取得新闻的权利造成不利的影响。

8. 在 1997 年间的选民登记过程中,全国各地都发生违反规定的情况,主要是在斯普斯卡共和国和联邦中克罗地亚人占多数的市区。在多数情况中,不合规定的事件包括在选民登记上做手脚,制造假文件以及非法向流离失所人口施加压力,左右他们的选择。这些事件似乎反映出执政党(塞尔维亚民主党和克罗地亚民主联盟)不愿意接受政治多元化,并表明对民主的基本多元原则的公然否定。

9. 特别报告员对这种情况感到关切,因为举行不公平的选举会增加政治不稳定。不论选举的结果如何,非常明显的是,在选举后的阶段中,包括核对和落实选举结果,将需要密切的监测和支助。

C. 法律保障

1. 人权义务

10. 根据《代顿协定》,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必须遵守 21 项国际人权文书,这是宪法本身(《代顿协定》附件四)以及专门针对人权的附件六中的规定。此外,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联邦和斯普斯卡联邦这两个实体的宪法中也载有保证人权的規定。

2. 全国性的人权机构

11. 《代顿协定》设立了三个专门处理人权问题的全国性机构。如《协定》附件六所述,人权调查员办事处与

人权法庭结合成立了人权委员会。从《代顿协定》生效的 1995 年 12 月 14 日起,它们可以审理关于行政当局侵犯人权的指控或它明显侵犯人权的事件。《协定》附件七设立了不动产索赔受理委员会,该委员会负责受理自 1992 年 4 月 1 日以来非自愿出售的不动产或者用其他方式转让的不动产,而索赔者目前没有拥有所涉财产。这三个机构对整个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的领土都拥有管辖权,并且在进行工作的头五年间有相当部分的国际人士参与。

人权调查员办事处

12. 人权调查员是 Gret Haller 博士(瑞士),他是由欧洲安全与合作组织(欧安组织)的当值主席任命的,任期为五年,不得连任。他可以对一件侵犯人权的指控进行调查,不论是有人提出申诉或者由他主动采取行动。调查结果将由办事处以报告的形式发表。到目前为止,调查员处理的大部分案件都属于财产案件。其他的案件涉及司法的独立性、行动自由、有效的国内补救办法、取得法院的帮助、被拘留者的权利以及自由和安全的权利。由于政府当局所有各级都不合作,调查员遭遇到不同程度的困难。

人权法庭

13. 人权法庭是一个独立的司法机关,由 14 名成员组成,其中 8 人为国际法官,6 人来自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法庭于每月第一周在萨拉热窝开庭。法庭的裁决为最后决定并且具有约束力。原则上,法庭优先处理特别严重的指控或者制度性的侵犯人权事件以及法律禁止的歧视行为的指控。

14. 对于法庭提出的要求,行政当局的合作是时有时无。书面意见的要求经常会被联邦官员漠然不顾,而斯普斯卡共和国一方则有时会给予答复。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政府至今尚未按照协议任命一名政府官员作为联络人员。

不动产索赔受理委员会

15. 不动产索赔受理委员会由九名成员组成,其中三名为国际人士,六名为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的公民。在收到一件不动产索赔案件时,受理委员会负责决定谁是合法的所有人以及所涉财产的价值。大多数索赔者都是难民或流离失所者,是“种族清洗”的受害者,在战争中失去了他们的家和财产。如果委员会确定索赔者是所涉

财产的合法所有人,它可以命令财产归还原主或给予合理的赔偿,视索赔者的要求而定。

16. 主要由于赔偿的经费没有着落,受理委员会按照《代顿协定》以归还财产以外的方式提供赔偿的能力将继续是“纸上谈兵”。由于所需的经费很可能永远拿不到,所以受理委员会设想了其他的赔偿办法。一个正在考虑的可能办法就是根据所涉财产的价值发出证书,这种证书可以同其他这类的证书互相交换。

联邦调查专员办公室

17. 联邦调查专员办公室于 1994 年根据《华盛顿协定》成立,由三人组成,其中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的三个主要民族集团各占一人。专员办公室遍布联邦的整个领土,在萨拉热窝有两个办公室,在图兹拉、比哈奇、泽尼察、利夫诺各有一个分支,并且在莫斯塔尔有两个办公地点。预期在不久的将来会在特拉夫尼克和查普利纳设立办公室。专员办公室直接从公民接受关于侵害人权的指控,或者从调查员处接到案子后直接同行政当局交涉,设法解决个别案件。他们的报告显示,在整个联邦境内普遍存在着对少数种族的歧视和骚扰。

18. 联邦调查专员办公室曾经是行政当局的批评对象。最近,民主行动党的一些成员在联邦下议院中提出批评,要求三名调查专员只处理他们本族人提出的指控,而不是批评他们本族的官员。在同有关当局会谈时,特别报告员一贯表示,她对联邦调查专员办公室的支持是毫无保留的。

有效运作的障碍

19. 《代顿协定》的缔约各方有义务遵守调查专员、人权法庭和不动产索赔理事委员会的裁决和建议,可是这三个机构以及联邦调查专员办公室的工作都因为缺乏行政当局的充分合作而不能顺利进行。特别是索取资料的要求几乎完全得不到答复,而执行对这些机构的裁决和建议的也非常缺乏。实际上,根本不存在强迫遵守这些裁决和建议的执行机制。

20. 这三个代顿机构正面对着严重的财政危机,使它们有效运作的的能力大受影响。但是,这三个机构和联邦调查专员办公室的工作还在继续扩大。它们都没有足够的经费来完成 1997 年期间尚余的工作。1998 年的预算前景更为恶劣,国际社会至今只为三个机构的预算认捐了一小部分。

D. 行动自由

1. 一般情况

21. 特别报告员不断收到资料,显示在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全境内继续发生限制行动自由的情况。联邦和斯普斯卡共和国的执法官员滥用职权,经常在实体间边界以非法检查站、强收非法签证费和路税、索求法律上不需要的证件、没收证件和物品甚至逮捕过境的人。例如,许多人指控斯普斯卡当局向旅行者索取签证费,特别是在布尔奇科地区。虽然国际观察员强调,只有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的国家当局--而不是各实体--有权从事这种活动,可是这一类的滥用职权还在继续。

22. 1997年5月15日,国际警察工作队(警察工作队)队长对越来越多违反管理检查站的商定规则的情况作出反应,开始实行一项严格的政策,目的是减少全国各地的非法检查站的数目。地方警察必须向警察工作队提出每周日程,明白指出计划设置的检查站以及它们的地点、时间、时间长度和目的。所有没有得到警察工作队批准的检查站都属于非法,将予以拆除。在地方警察拒绝按照命令取消检查站时,警察工作队可要求国际稳定部队(稳定部队)的协助。

23. 警察工作队的检查站政策在联邦境内一般受到尊重,虽然不时会发生一些违规情况。在斯普斯卡共和国境内出现较多的抗拒,该当局明白表示,斯普斯卡共和国的警察将不与警察工作队合作,包括有关检查站的政策。

24. 缺乏统一的车辆登记制度是一个引起关心的问题,因为这增加了以种族为理由限制行动自由的违规事件。事实上,经常报道的案件是警察阻止那些车牌来自境外的车辆。这种作法明显带有歧视性,不合乎民主的警务工作。在1997年5月30日的《辛特拉宣言》³中,和平执行理事会的指导委员会呼吁在1998年1月1日以前完成统一车辆登记制度(《辛特拉宣言》,第60点)。

2. 自愿返回的权利

25. 难民和流离失所人口返回他们的家园的权利是《代顿协定》的核心。协定的一个关键目标就是保证返回者的安全,使他们免于干扰、恐吓、迫害和歧视。1997年是大量的难民和流离失所人口可望回归的一年。但是,根据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难民专员办事处)的资料,

返回的速度比预期缓慢。当初估计大约有200 000名难民和流离失所人口将于1997年返回,可是到8月底实际返回的人数大约是83 000人。

26. 返回者的安全,特别是回到他们一个将成为少数人的地区,仍然是一个严重的问题。国际社会派人留驻可以提供某些程度的安全,可是长期而言,只有当地的执法当局的警觉,加上司法制度的适当运作,才能确保返回者的有利生活条件。许多行政上的阻碍,虽然乍看起来微不足道,可是它们的累积效果是阻扰回归。非法索取签证费、关税和路税限制了行动自由,也间接阻碍了回归。在市政府一级实行的公民登记政策也值得关切。另一个阻碍是向那些在战争期间离开市区的人索取过高的欠税。

27. 特别报告员在她任务期间,访问了返回特别困难的地区,包括布尔奇科、巴尼亚卢卡(斯普斯卡共和国)以及Stolac、Drvar和Jajce(联邦)。她并且继续注意Bugojno(联邦)的情况,因为当地的波斯尼亚克当局不准克罗地亚人返回。她高兴地注意到在Stolac一个试验项目取得了进展,将近50个家庭已经返回。1997年8月间,特别报告员访问了Jajce,该地波斯尼亚克返回者在8月3日的一个事件中被驱逐出城,可是,其后大多数已经返回,她对返回者决心留在村内表示高兴。

28. 特别报告员要表扬那些参加了开放城市行动的市区,包括Konjic和Vogosca(联邦),并相信这个办法是正确的。按照这个办法,各城镇可以按照它们在尊重人权和向返回的少数人提供便利的程度得到财务和物质上的援助。同时,对于斯普斯卡共和国的领土上几乎完全没有少数人返回的现象,她表示非常悲观。

E. 财产权

1. 立法和执法

29. 尊重财产权对实现难民和流离失所者返回其战前家园的目标至关重要。回返的决定有赖于许多因素,是否有地方居住为其中最关键的因素是。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两个实体均已承诺使其财产法符合《代顿协定》。然而,截至编写本报告之时,这两个实体均未修订其立法。在《辛特拉宣言》中,和平执行委员会指导委员会呼吁联邦和斯普斯卡共和国修订其财产法,以充分执行《和平协定》附件7。

30. 特别报告员和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的实地工作人员继续监测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境内违反与财产有关的人权状况。在巴尼亚卢卡,有一批曾被强行赶出住宅但法院已下令他们可返回原住处的人,在国际组织的支持下一直在试图返回家中。当地警察有不少人本身非法占用他人公寓,因此没有进行合作。

31. 在莫斯塔尔克族控制的西边地区,虽然在 1996 年和 1997 年年初将住户非法和暴力逐出住宅的做法十分严重,但自那时以来,没有任何关于将住户非法逐出住宅的报道。然而,特别报告员对于地方当局采取消极态度没有让在 1996 年和 1997 年被逐出住宅者返回家园的做法感到不满意。她在访察莫斯塔尔期间,强烈敦促有关当局采取行动。

2. 摧毁住宅

32. 摧毁住宅在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的许多地区持续发生。所涉住房的对象显然是打算阻止属于当地少数民族的难民和流离失所者回返。在 1997 年 5 月 2 日和 3 日,在克族控制的德瓦尔市(联邦)约有 25 栋房屋遭到纵火,一些流离失所的塞族人曾一直试图返回这些住房。在布尔奇科附近的分离区和在斯托拉茨一些住宅也被摧毁,在一项试点的项目安排下,流离失所的波斯尼亚人曾返回到这些住宅。

33. 特别报告员在访察期间访问了大部分这些地方,并最严厉地谴责这些摧毁住宅的行径,并要求地方当局采取必要行动逮捕和起诉应负责任者。她获悉,最近在布戈伊诺事件中的罪犯已被逮捕。她将注意情况的发展,了解这些罪犯是否因此得到惩罚。

F. 生命权

1. 地雷

34. 在战争期间埋下的地雷仍使得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各地的人丧生或受伤。根据联合国排雷行动中心的统计,在 1996 年 1 月 1 日至 1997 年 8 月 29 日期间,共有 216 人丧生;531 人遭受重伤;以及 153 名儿童受伤。这些受害者主要是平民,包括收割庄稼或捡柴火的男女以及在农田里玩耍的儿童。随着回返进程的开展,这类事件的数量很可能会大量增加。

35. 特别报告员深信,假如通过大众媒体和社区主动行动提供客观的资料,而且也要向在庇护国的难民提供,许多事故可以防止。她了解各国组织和国际组织(包括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儿童基金会)、难民专员办事处和国际残疾人协会)为提供资料所做的努力,并呼吁增加资金扩大这类活动。然而,她强调地方当局对解决这项紧迫问题负有首要责任。

2. 死刑

36. 特别报告员关切地注意到,仍存在刑法规定,允许法院宣判和实施死刑。她对于在两个实体中的案件裁决实施死刑感到更加不安。特别报告员坚持,死刑不符合可适用的国际法,包括《欧洲人权公约》及其《第六项附加议定书》和《公民及政治权利国际盟约》的《第二项任择议定书》。她呼吁在该国各地废除死刑。

G. 自由和人身安全

1. 警察的酷刑和虐待

37. 警察参与违反人权做法的问题在这两个实体中仍令人关切。国际观察员已获得警察在阻拦和逮捕个人期间以及在这些人被拘留期间进行殴打的大量证据。似乎为了从被拘留者榨取供词,他们广泛采用在某嫌犯必须交给调查法官之前可在警察局被拘留最多三天的授权。

38. 在过去数月里,警察工作队一直在调查警察滥用职权的做法,并与地方当局交涉,其中包括莫斯塔尔、布尔奇科、德瓦尔、亚伊采和 Gajevi。在泰斯利奇(斯普斯卡共和国)地区,警察虐待属于波斯尼亚少数民族公民的做法司空见惯。例如,1997 年 6 月 12 日,一名波斯尼亚男子及其两位朋友在骑自行车时被警察拦住,并遭到殴打。当日,警察还阻拦和殴打另外三名波斯尼亚男子。

2. 非法拘留

39. Nenad Skrbic 和 Dusan Skrebic 这两名塞族人被波斯尼亚军队第三军捕获,并关押在泽尼察(联邦)监狱中达一年半之久,对这两人的非法拘留违反《代顿协定》附件 1-A 尤其令人感到不安。红十字国际委员会(红十字委员会)已将这两人列为自 1995 年 9 月以来失踪人士,许多国际组织已向有关当局进行多次查询,但均未找到这两人的下落。

40. 1997年8月3日,警察工作队和稳定部队在联合行动中找到这两名被监禁者,并成功地确保他们在次日获释。有关这两个人的案件没有任何文件资料,并将他们分别关在一个库房中,受到特殊的看守,这表明他们是故意被暗藏起来。特别报告员发表一项声明,谴责这项非法监禁做法,并要求对那些需对这项严重违反人权负责的人进行全面调查和起诉。

41. 不尊重1996年2月18日当事方在罗马商定的“拘押规则”,对《代顿协定》的执行来说仍令人感到十分关切。根据这项规则,前南斯拉夫问题国际法庭只能按照其已审查过的、原先发出的命令、逮捕状或起诉书,并查明它们是基于充分证据时,才可逮捕或拘留因严重违法国际人道主义法而遭起诉者。自1995年12月以来,除一次外,两个实体对所有战争罪犯进行的逮捕均违反《罗马协议》。

42. 特别报告员感到鼓舞的是,1997年8月12日,Milorad Marceta 从比哈奇(联邦)的卢克监狱中获释。Marceta 先生于1996年10月25日在搭乘难民专员办事处的一辆客车从普里耶多尔(斯普斯卡共和国)前往桑斯基莫斯特的途中被逮捕,并自那天起一直被拘留。他遭到战争罪的指控,并在没有拘押令的情况下被拘留,因此国际法庭审查了他的案件。在他获释后,法庭确定他的逮捕没有充分证据。

H. 司法裁判

1. 公平审判权

43. 特别报告员和人权事务高级专员的工作人员通过监测敏感的审判,并与有关当局交涉而发挥积极作用,支持高级代表办事处人权协调中心为阻止违反人权和建立对法律制度的信心所做的努力。在全国范围监测审判的项目得到实施,其中包括国内战争罪行审判和涉及严重人权问题的审判,以协助确保各种基本权利,如自己选择有效法律顾问的权利。

44. 1997年3月,萨拉热窝最高法院(联邦)因缺乏证据而宣告被起诉犯有战争罪的一名塞族人--Momir Covic 无罪,除该案件外,这两个实体在许多情况下均违反公平审判和正当程序的权利。最明显的例子是“兹沃尔尼克七人”案件,即兹沃尔尼克法院(斯普斯卡共和国)对七名来自斯雷布雷尼克波斯尼亚男子的审判。在1997年4月25日的一项公开声明中,特别报告员强烈谴责该法庭的诉讼程序,并将判决形容为“司法闹剧”。加速审判(审

判只持续两天)、提供令人怀疑的证据以及缺少有效的法律顾问等做法均违反最基本的公平审判国际标准。

45. 特别报告员十分关切地注意到 Zlatko Memovic 案件仍缺乏进展,1996年11月,她在比耶利纳监狱中拜访了此人。Memovic 先生自1994年2月27日以来因战争罪的指控而被监禁,并于1994年12月23日被判处11年徒刑。虽然比耶利纳军事法庭于1995年10月13日废除这项判决,并命令重新进行审判,但是他仍被拘留中,而且重新审判的日期仍未确定。

2. 实体间的司法合作

46. 实体间几乎没有司法合作仍是司法方面的最紧迫问题之一。在跨越实体间边界线送达传票或获得证据,以及允许来自对方实体的律师开业等领域中的各种问题,严重违反了适当程序和公平审判的原则。虽然双方实体的官员已重申实体间司法合作的重要性,但在过去数月里未取得任何实质进展。

I. 执法和警察改革

1. 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联邦

47. 1996年4月25日,联邦的克族和波族代表缔结关于警察改革的《波恩-彼得斯贝格宣言》。双方商定,警察必须在执行任务时尊重所有人的尊严及基本人权。他们还商定,那些未被选做改组后联邦警察部队警员者将不得履行执法职责,并将不得携带武器。执行部队(现为稳定部队)若发现那些携带武器者未经警察工作队证明可担任警员,则将被视为武装平民而被拘押并解除武装。

48. 为协助进行改组工作,警察工作队一直在进行核证进程的工作,其目的是建立一个民主和具有良好教育的警察部队,该部队最终将由约11 500名警员(原为22 000名)组成。警察工作队将编撰一个合格候选人的名单,地方当局将根据该名单挑选警员。若要成为一名合格候选人,则需经过三个阶段的审查,必须被核实达到若干有关标准,包括适当的学历;无任何犯罪记录;无任何国际法庭记录;以及不对任何违反人权做法负责。那些已被确定不合格者,包括在冲突期间加入警察部队的许多人,他们在这之前没有任何经验或培训。当局也须处理联邦警察部队严重缺少女警员的问题。

49. 1997年9月初,改组工作在萨拉热窝、上德里纳(戈拉日代)、波斯维纳、中波斯尼亚和内雷特瓦(莫斯塔尔)

等县中已完成。在其余的县里,即西黑塞哥维那(柳布什基)、图兹拉-Prodinje、乌纳-萨纳(比哈奇)、托米斯拉夫格拉德(利夫诺)和泽尼察-多博伊,各种问题仍然存在,但预期在 1997 年 9 月底所有这些县均将得到改组。据警察工作组所述,改组的主要障碍是关于各县警察部队族群组成的争端。

2. 斯普斯卡共和国

50. 根据警察工作队关于斯普斯卡共和国改组计划,该实体的警察人数应减至约 8 500 名。目前的人数不详,估计在 10 000 名至 50 000 警员不等。由于难以区分军队和警察部队,使这项人数不确定的问题更形复杂。斯普斯卡共和国在 1996 年 9 月都柏林举行的会议上原则同意改组其警察部队。然而,由于当时的内政部长在 1997 年年初进行阻挠,在编写本报告时未能与警察工作队达成任何最终的协议。

51. 尽管特别报告员对未达成任何协议感到关切,但她也感到鼓舞地注意到,在巴尼亚卢卡,截至 1997 年 8 月底,约有 800 名警察申请参加公共宣传活动。因此,斯普斯卡共和国警察部队中至少有一半的人员将获得基本培训,并能更好地了解警察在社会中的作用。

J. 言论自由

52. 在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全境,违犯言论自由的现象仍很普遍。记者受到的侵权行为通常有:威胁停职、没收材料、警察殴打以及阻碍行动自由。

53. 在许多地方,只有反映当地当权者政见的出版物才容易得到。但欧安组织设立了针对舆论制造者(非政府组织、政府官员等)的新闻网,每月向各实体散发 28 种出版物,约 17 000 份。为了扩大普及面,欧安组织亦已在巴尼亚卢卡、莫斯塔尔和比耶利纳设置了阅览室。

54. 斯普斯卡共和国的广播部门多由塞尔维亚民主党的支持者操纵,而试图保持独立的少数台站则动辄受到打压。巴尼亚卢卡电视台的启示最近试图在广播业务上脱离斯普斯卡共和国帕莱中央电视台,但遭到恫吓。然而,斯普斯卡共和国出版物更加多元化了,独立杂志有好几种,不过多依赖国际社会援助。

55. 联邦的克族控制区内,尤其是在黑塞哥维那--内雷特瓦地区,新闻媒介--报刊、广播、电视--与民主联盟关系密切,没有多少独立性可言。从克罗地亚进口了各种出版物,才带来了多样化。在联邦的其它各地区、包括萨拉热窝,情况极为丰富多彩。尽管如此,这一多元化仍

大有赖于国际社会的援助,如 99 演播室就是联合国教育、科学及文化组织(教科文组织)支助的。

K. 失踪人员

1. 概况

56. 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的冲突造成多少人失踪、准确数字,不得而知。红十字委员会根据收到的查询请求数量而提供的数字,最为可靠。特别报告员得到的最新资料表明,人数达 19 380。但有些政府机关估计失踪人数接近了 30 000。据红十字委员会称,截至 1997 年 9 月,已有 1 133 起个案得到澄清。

2. 发掘

57. 前南斯拉夫问题国际刑事法庭提供的资料表明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约有 400 个万人冢。发掘方面的一大障碍在于一个实体的当局难以进入另一实体控制区内的发掘地点。但 1996 年末及 1997 年春,在四个地点联合进行了收集遗骸的工作,两处在联邦境内,两处在斯普斯卡共和国。此后,再也没有就发掘地点达成过协议。

3. 拘留问题

58. 处理失踪人员的各机构继续关注“秘密”或“陷蔽”拘留的指控。特别报告员清楚:绝大多数情形下,指控的根据并不充分;有人声称大批失踪人员被关在秘密拘留中心,却拿不出证据来证明。但最近一起个案中(参见上文第 39 和第 40 段),发现两名波斯尼亚塞族人被非法、秘密拘留在泽尼察监狱,这显示需要有效的机制对此类指控加以回应。

4. 特别报告员的作用

59. 处理南斯拉夫境内失踪人员问题特别程序的专家、曼弗雷德·诺瓦克先生的任务期限结束后,人权委员会扩大了特别报告员的权限,把失踪人员问题也包括在内。特别报告员在履行这一职责方面,认为在失踪人员问题上,她主要起推动作用。在她屡次来本区域执行任务期间,她一直特别重视该问题,现在依然如此。她正在同亲属及亲属协会密切接触,努力理解他们极其艰难的处境。她认识到失踪者亲属亟需物质和心理社会方面的帮助,因此也注重改善他们的法律、社会和经济境遇。

5. 国家和国际行动者

60. 查清失踪人员下落的责任主要在于地方当局,主要是三个机构: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搜寻失踪人员国家委员会、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联邦的克罗地亚方俘虏交换和失踪人员事务办事处、以及斯普斯卡共和国战俘交换和失踪人员事务国家委员会。它们法律上有义务同其它实当局以及有关国际机构合作。特别报告员对国家当局的不合作行为深感关切;而在发掘地点和交换遗骸等方面居然讨价还价,更使报告员惊诧莫名。

61. 由红十字委员会主持的与冲突有关下落不明人员搜寻进程工作组,是根据《代顿协定》设立的搜寻失踪人员的主要机制。虽然各方都作了承诺,但对查询请求作出答复的只是少数。家庭成员以及工作组其他参与者和观察员对此感到沮丧。

62. 特别报告员或其代表正常出席高级代表办事处发掘和失踪人员问题专家组的会议。在专家组的支持下,所有参与此事的行动者--高级代表办事处、红十字委员会、联合国、稳定部队和其它方面--就其活动交流了资料。

63. 联合国前南斯拉夫问题国际刑事法庭进行发掘的工作取得了相当成功。它得到了联合国扫雷行动中心以及警察工作队的协助;警察工作队帮助确保以庄重的方式进行发掘。

64. 失踪人员国际委员会 1997 年 3 月 21 日和 1997 年 6 月 20 日分别在萨格勒布和贝尔格莱德开会。特别报告员是前南失踪委顾问。该委员会力图发挥其集体政治影响,帮助解决失踪人员的问题,也支助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的各个不同项目。它请各国政府任命高级别代表参加其工作,但迄今为止,被任命的代表没有参加。

65. 特别报告员交涉后,芬兰政府和荷兰政府 1996 年实施的鉴别试验计划 1997 年继续进行,具体方式是同医师促进人权协会协作,为当地法医小组提供培训和咨询。

L. 结论和建议

66. 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人民至今仍被地雷炸死炸伤。排雷进程过于缓慢,并受到资金奇缺的困扰。包括死刑制度在内的其它因素也严重危及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人民的生命权。特别报告员建议:

(a) 加快排雷进程,使之成为回返项目规划进程的一部分;更多地支持防雷宣传运动,具体针对如儿童和回返者之类的不同对象人群;

(b) 斯普斯卡共和国和联邦的有关当局即刻采取立法措施,删除刑法典中关于宣判和执行死刑的条款;

(c) 相关司法部门撤销斯普斯卡共和国和联邦的所有死刑判决。

67. 继续有报道披露警察参与殴打和骚扰民众的个案。非法逮捕和拘留仍有发生。所有政治派别的领导层都不尊重所谓的“拘押规则”(“Rules of the Road”,规定逮捕战争嫌疑犯事宜),严重妨碍了《代顿协定》的执行。特别报告员建议:

(a) 有关当局遵守警察工作队的建议;检察院和法院尤其要尽忠职守,起诉并审判那些公正调查认定犯有过失的警官;

(b) 安全理事会审议进一步加强警察工作队的任务规定,扩大它对不遵守警察工作队建议行为实施制裁的权力;

(c) 有关当局遵守《罗马协定》商定的规则、所谓的“拘押规则”(“Rules of the Road”);

(d) 立即释放无法律依据而拘留的每一个人。

68. 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并未完满地尊重和执行获得公平审判权。多起案件显示适当辩护权遭到蔑视。特别报告员建议有关当局遵守针对那些国际观察员认定被告被侵权的审判的建议,并斟酌情况下令进行复审。

69. 一定要把战犯缉拿归案。目前众多的战犯逍遥法外,其中一些还是当权者。稳定部队 1997 年 7 月在普里耶多尔逮捕战争嫌疑犯的行动是积极的迹象。解决这一问题,对于实施和解和民主化具有决定性的意义。特别报告员建议:

(a) 两个实体的有关当局都要确保对那些被国际法庭控告犯有战争罪的人、尤其是属于本种族者,实行逮捕并引渡至海牙;

(b) 稳定部队按照其任务规定,加紧缉拿被控告者的工作。

70. 虽然人们注意到在尊重行动自由方面已有进步,但仍存在严重的限制。人们害怕穿越实体间边界线;当地

警察使用各种方式来限制人们的行动自由,在斯普斯卡共和国尤其如此。特别报告员建议:

(a) 两个实体的有关当局都停止限制行动自由的所有做法,如非法收费或征税、非法要求出示签证和其它文件,以及擅自逮捕;

(b) 两个实体的有关当局按照《辛特拉宣言》的规定,实行全国通用的汽车统一登记制度。

71. 各方执行回返权方面进展缓慢,回返主要发生于回返者属当地多数民族的地区。回返工作的障碍包括针对回返者及其财产的暴力行为,以及非法要求出示签证和非法征税等行政措施。特别报告员建议:

(a) 两个实体的有关当局《履行代顿协定》规定的义务,便利尽可能大规模的回返;

(b) 各国际机构坚持不懈,实施已初见成效的各项便利回返方案,如难民专员办事处的开放城市计划;

(c) 国际捐助者提供财政援助,应以少数族裔得以回返为条件;

(d) 收留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难民的各国应按照国家难民专员办事处的建议,现时不强行遣返。

72. 影响据有权和私有财产权的法律规定,属于难民和失所者回返的主要障碍之列。特别报告员建议两个实体的有关当局按高级代表办事处的提议修改财产法,使战前据有人可以提出收回财产的要求。

73. 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的言论自由受到严重限制。所有的主要电子传媒都归各大政党控制。在斯普斯卡共和国和联邦的波斯尼亚克族控制区,这一情况尤为严重。巴尼亚卢卡国家电视台员工最近的声明表明,记者意识到自己的工作必须要有客观性。特别报告员建议:

(a) 两个实体的有关当局停止对新闻媒介施加各种压力,并采取措施,在公共传播渠道中增加多元性和独立声音;

(b) 两个实体的有关当局拓宽实体间的电信联系,并采取其它措施,增加机构间资料交流。

74. 各方有义务采取一切可能措施,查明失踪者下落;但他们却未尽这项义务。查明失踪者下落,对于和解进程来说至为重要。必须加紧努力,在全国各地核实“秘密”

拘留的指控;这样也许会导致发现“失踪”人员。特别报告员建议:

(a) 两个实体的有关当局在与对方当局或其他民族当局合作的基础上,采取办法来处理失踪人员的问题,

(b) 国际社会提供更多财政支助以及专门知识和设备,用于发掘和鉴别工作;

(c) 各国际机构设立有效、透明的机制,对“秘密”拘留的指控作出系统回应;两个实体的有关当局对监狱实行严格管制。

75. 联邦各县在警察改组方面取得了积极进展。在斯普斯卡共和国,未能就警察改组达成协议。特别报告员建议:

(a) 仍然存在待决问题的联邦各县有关当局迅速解决这些问题,以便改组过的警察部队开始有效工作;

(b) 斯普斯卡共和国有关当局即刻同警察工作队达成改组协议。

76. 在处理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境内侵犯人权行为、推动该国法治方面,人权调查员、人权分庭、不动产索赔受理委员会和联邦调查专员发挥着重大作用。他们取得成功,对于和平进程向前发展有决定性影响。国际社会应向这些机构作出有力承诺:继续予以稳定支助。特别报告员建议:

(a) 两个实体的有关当局给人权机构以充分、明确的支助,并充分遵守这些机构的调查结论和建议;

(b) 斯普斯卡共和国当局审议是否为该实体成立调查专员办事处。

三、克罗地亚

77. 目前的讨论所根据的资料是特别报告员及萨格勒布和武科瓦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汇编的,资料来自各种来源。这一讨论考虑到克罗地亚政府提供的文件和材料,包括 1997 年 8 月 13 日外交部编制的一份备忘录。在编写本报告时仍在联合国管理下的东斯拉沃尼亚、巴拉尼亚和西部锡尔缪区域的主要人权问题也包括在内。在克罗地亚积极活动的国际和当地非政府人权组织提供了补充资料。特别乐于提供协助的当地非政府组织包括克罗地亚赫尔辛基人权委员会、反战运动、塞族民主论坛、Dalmatian 团结委员会、Homo、萨格勒布、

帕克拉茨和卡尔洛瓦茨人权委员会、“睁开眼睛”组织、帕帕·乔瓦尼二十三世和促进人权公民委员会。

A. 法律保护

1. 克罗地亚宪法的规定

78. 1990 年 12 月通过的《克罗地亚宪法》宣布“自由、平等权利、民族平等、爱好和平、社会正义、尊重人权、所有权不可侵犯、保护自然和人类环境、法治以及民主多党制是克罗地亚宪政制度的最高准则”(第 3 条)。此外,第 15 条保证克罗地亚境内“各民族和少数民族”成员权利平等和“各民族和少数民族成员有表示其民族特性、使用其语言和文字,及实行文化自治的自由”。

79. 1991 年 12 月,克罗地亚共和国议会通过了关于克罗地亚共和国人权与自由以及民族和种族社区或少数民族权利的宪法法律。这一立法(包括 1992 年 3 月的修正案)规定少数民族在政府中按比例派代表以及塞族占多数的各地区享有特殊地位。然而,在克罗地亚为重新控制其领土内原为塞族控制地区(称为联合国保护区)而采取军事行动后,这一立法的若干条款被议会中止适用。通过这一特别宪法被视为国际承认克罗地亚的基本条件之一。决定中止一些主要条款,令人对给予克罗地亚境内少数民族,尤其是克罗地亚塞族人的保护程度产生怀疑。

2. 人权条约义务

80. 克罗地亚共和国是大约 36 项国际文书的缔约国。1996 年 11 月,克罗地亚被接纳为欧洲委员会成员。政府已签署了《欧洲保护人权与基本自由公约》及其各项议定书,从而接受欧洲人权委员会和欧洲人权法院的管辖。克罗地亚还签署了《保护少数民族框架公约》。

3. 国家机制

监察官

81. 克罗地亚在 1992 年设立监察官机制。《宪法》规定监察官“是 Croatian Subor(议会)的专员,应保护同政府行政当局及具有公共权力各机构进行诉讼的公民的宪法和法律权利”。事实证明,特别是自 1996 年任命 Ante Klarić 先生以来监察官办事处是一重要机构,虽然需要进一步改善。目前的监察官已使该机构的形象大为改善,

并同多数的政府机构及国家非政府组织建议了牢固的工作网。

82. 1997 年 6 月,特别报告员同监察官会谈时,表示特别赞赏他在 1997 年 4 月 7 日提交政府关于原南区的 Knin 和 Donji Lapac 地区人权情况的报告。该报告结论指出关于公民安全和财产的安全情况都不能令人满意,并且许多克罗地亚塞族人无法取回根据“临时接管和管理某些财产法案”被没收的财产。监察官在其报告中要求改善原来各区的安全并修订财产法。

宪法法院

83. 宪法法院于 1991 年 12 月 5 日设立,该法院由十一名法官组成,是由县议会推荐,议会众议院选出,任期八年。根据《宪法》第 125 条,法院的权限包括就各项法律是否符合《宪法》作出决定,并且保障宪政自由以及任何个人和公民的权利。

84. 宪法法院已作了许多影响人权的重要裁决,包括关于取得克罗地亚公民资格、退伍军人追回财产以及新闻自由方面的决定。该法院也推翻了许多决定,诸如那些影响最高法院任命法官以及 1992 年《新闻法》的决定,因此成为行政和立法权的重要制衡。虽然大体上这一机构还令人满意,但提议改变任命宪法法院院长的程序以及关于限制法院活动和自主性的倡议却令人关注。特别报告员认为,这些倡议可能严重破坏法院的独立性,到目前为止,该法院一直是克罗地亚境内的一个积极因素。

族裔和少数民族政府办公室

85. 1991 年设立族裔和少数民族政府办公室,以便利在克罗地亚采取各种政策和帮助实现和睦的族裔间关系。虽然该办公室是为了促进互谅互让和相互了解,特别是在小学学童之间,但该办公室没有显著的公开活动。人权事务高级专员的外地工作人员同族裔和少数民族政府办公室工作人员会谈,讨论如何让该机构进一步参与政策和立法审查,从而增强保护少数民族权利的机制。

B. 人身安全和财产权

1. 生命权

86. 虽然自特别报告员上次提交报告以来,原各区发生的杀人事件已大大减少,如还陆续收到关于使用爆炸装置和采取其他行动造成死亡和严重伤害的报告。1997年4月8日,一名38岁的来自南斯拉夫联邦共和国的返回者,因在其原南区 Srednja Gora 的住房前面一隐藏炸药爆炸而受伤致死。在4月24日夜,一身份不明的肇事者闯入原西区 Veliki Grdjevac 一住房,将两名克罗地亚塞族老人枪杀。4月间的另一案件发生在 Katinac,来自南斯拉夫联邦共和国科索沃的克罗地亚裔人将一个人杀害并埋入农场腐质土堆。当地警察通知人权事务高级专员的外地工作人员已查出肇事者,现正拘禁中。

87. 政府对这些案件的责任主要在于为解决这些悲剧事件和防止今后发生这种行为所采取的警察措施是否有效。警方的有效反应,特别是在原西区,在某些案件方面必须承认。例如1997年7月8日,一个爆炸装置被扔进一名流离失所的克罗地亚人所开的一家餐馆,这座房地他是从 Okucani 附近 Cage 的一名当地塞尔维亚人租来的。肇事者被警方逮捕,他招认曾另外放置七枚爆炸装置。他被关在 Pozega 调查监狱,等待法院起诉。

88. 应当指出,1991至1995年敌对行动遗留下来的一个后患是没有标记的地雷,这些地雷现在仍然为害无辜的平民,特别是在农村地区。估计有两三百万枚地雷散布在克罗地亚境内几近11%的土地上。在该国全部可耕地中8%至12%的土地因地雷而无法进入。1991至1995年,约有400名平民被地雷炸死,1000名以上被地雷炸伤。根据儿童基金会,在1993年3月至1994年3月的十二个月期间,至少有76名儿童被炸死,130名被炸伤。因此,扫雷成为克罗地亚政府的一项高度优先工作,这是一个缓慢和十分艰辛的过程。

2. 人身安全权

89. 尽管据报当局试图增加部署巡警,但在原各区内治安情况仍令人感到不够满意,而且仍有大规模抢劫行动。1997年4月在原南区的 Kistanje,据报从科索沃逃来的新定居的克罗地亚族裔到处进行劫掠。同时在 Benkovac 和 Gracac 更见到令人困惑的趋势,包括对当地克裔塞人的骚扰和暴力攻击不断增加,其中许多是老年人。

90. 在原西区,虽然安全情况有所好转,但据报仍然发生粗暴对待克裔塞人事件。特别报告员在1997年4月

7日给政府的一封信中对3月14日的事件表示关切,在这一事件中三人被毒打,另外在 Okucani 有三名塞族公民被攻击和骚扰。后来她高兴地获悉,涉嫌肇事者在警方调查后被逮捕和控告。

91. 在原北区,由于涌入来自东斯洛文尼亚地区的返回者,恐怕局势可能恶化。4月23日夜在 Kotarani 村,三名武装男子威胁一名80岁的留守塞人,并且抢夺她领到的作为人道主义援助发放的财物。5月20日,一名老年人在 Blinjska Greda 因受到四名身份不明男子的攻击而身负重伤,后来死于 Sisak 医院。对涉嫌肇事者的调查有待进行。

3. 财产权

92. 受《临时接管和管理某些财产法案》影响的克族塞人财产的问题,仍然是一个引起关切的严重原因。该法律适用于原各区内于1990年8月17日之后离开克罗地亚人士或留在该国塞族控制区人士住房和其他财产。此外,还适用于由南斯拉夫联邦共和国公民在克罗地亚境内任何地方拥有未被侵占的财产。

93. 成千上万在规定的时限内申请返回克罗地亚以便要求收回被没收财产的克族塞人面临各种实际返回的障碍,或在克罗地亚边境入境时遭到刁难。因此,许多克族塞人难民无法在分派的时间要求收回其财产。虽然各地市政府受委托设立财产收回委员会,但仍然未发挥作用。1997年3月前没有一件提交委员会的案子使塞族所有人收回拥有的财产。

94. 财产法将弃置的财产置于国家行政当局之下,许多住房被交给新到达的克族定居者。虽然克族塞人可以通过法律系统寻求补救措施,但绝大多数人几乎不可能收回其财产。在某些情况下,据报克族塞人难民被迫在收回财产之前向其财产的临时占有者支付多达5000德国马克。

C. 返回家园的权利

95. 在克罗地亚,返回的问题仍是一个有争议的问题。当局鼓励大约18万波斯尼亚人和科索沃克罗地亚人移民入境,另有8万克罗地亚人可望从德国抵达。曾记得,有20万塞族人在1995年克罗地亚在前西区、北区和南区采取军事行动之后逃往南斯拉夫联邦共和国和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

96. 特别报告员了解到几起影响到克罗地亚塞族返回者的暴力事件。例如 1997 年 2 月 27 日,在前北区的 VOJNIC,来自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的大约 100 至 150 名克罗地亚人集会示威,当时正风传克罗地亚塞族人将乘几辆公共汽车返回。示威之后出现炸弹攻击,以及至少 11 栋建筑物上图涂有攻击塞族人的标语,如“杀死塞族人”和“塞族人滚开”。1997 年 5 月 13 日,在前南区的 HRVATSKA KOSTAJNICA 发生了一起严重事件。事件起因是 9 名流离失所者从东斯拉沃尼亚地区自愿返回,引起大约 150 名来自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的克罗地亚定居者发生暴乱。这些人手执木棍和石头,袭击和殴打返回者,摧毁他们的房屋,抢劫他们的个人财产。政府认为这次事件是返回“自然带来的后果”,而且发生在政府同东斯拉沃尼亚当局和难民专员办事处于 1997 年 4 月 23 日签署的有组织返回协定(见下文 H.3 节)的范畴之外。

97. 特别报告员十分关注持有有效克罗地亚公民证(DOMOVNICA)的克罗地亚塞族难民返回克罗地亚时有时遭到许多限制。在难民专员办事处的帮助下打算从贝尔格莱德返回克罗地亚的许多难民,以及持有克罗地亚公民证而自愿返回的许多难民,在没有得到克罗地亚海外使馆补发的旅行文件之前,已经不能跨越边界。不过,没有具体程序规定克罗地亚公民必须从克罗地亚设在邻国的大使馆领取有效的护照或旅行文件。

98. 难民专员办事处/红十字会的极度脆弱者(极弱者)方案只协助来自南斯拉夫联邦共和国的少数难民同其在克罗地亚的家人团聚。截至 1997 年 8 月 6 日,共有 1376 名潜在返回者提出申请,并经难民专员办事处提交给克罗地亚等待核可,但只有 172 人得到准许。此外,截止 1997 年 8 月,政府流离失所者和难民办事处已有几个月没有核可极度脆弱者返回。

D. 司法行政

1. 法院

99. 《克罗地亚宪法》中有若干条规定,司法权利应自治而且独立。然而,特别报告员得到的资料表明,司法部门独立缺少有效的保障,法官的任免也面临不恰当的压力。1997 年 3 月 14 日,特别报告员在给外交部长的信中指出,克罗地亚的法律虽然名义上规定法官终身任职,但许多法官却因高级司法委员会的决定而被解职。据称解

职的理由是其民族背景或政治观点。1997 年 4 月,9 名经验丰富的公共检查官被解职,据称是其族裔背景,这使人们更加怀疑司法系统的独立性。

2. 《拘留和大赦法》

100. 同特别报告员在前几次报告中指出的那样,1996 年 9 月 25 日通过了《大赦法》,对于克罗地亚塞族难民的返回以及对东斯拉沃地区和平归入克罗地亚来说,这都是一个建立信任的积极步骤。大赦法适用于在 1990 年 8 月 17 日至 1996 年 8 月 23 日期间参与侵略、叛乱或武装冲突并犯有刑事罪而被控或被判刑的人。关于这些行为的刑事调查或程序将宣布无效,大赦法涉及的任何被拘留者都将得到释放。这项立法不包括被指控犯有战争罪行。

101. 特别报告员表示深为关注战争罪行的审判,因为在这些审判中,尽管缺少可信的证据,但被告都被判罪。在一个案件中,一个来自 BARANJA 地区的克罗地亚公民,MILOŠ HORVAT 被从德国引渡过来,于 1997 年 6 月接受战争罪行审判。经过极为短暂的审判,陪审员认定 HORVAT 先生犯有种族灭绝罪,主要理由是他同村内的领土防卫总部发生关系,据认为这一组织造成了大量克罗地亚人流离失所。他被判 5 年徒刑。审判监察员普遍认为,检方提出的证据不足,难以作出有罪的判决,更难以作出象种族灭绝这样严重的判决。尤其是,据称 HORVAT 先生同领土防卫总部之间的来往很少。检方所依赖的“种族灭绝”一词的法律定义也有争议。如果在上诉之后最高法院维持原判,这将造成一个令人不安的先例,同领土防卫总部有来往的塞族人都可能以种族灭绝罪受到起诉。

102. 红十字会定期探访因克罗地亚的冲突而被监禁的大约 79 人。在 18 名先前在各个拘留中心拘留的战俘中,目前已有 17 名被释放,并在 1997 年 4 月和 7 月之间转往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的斯普斯卡共和国。

3. 与国际刑事法庭的合作

103. 检查官办公室认为,克罗地亚与前南斯拉夫问题国际刑事法庭之间的合作实质性成果甚少,仍有很大的改进余地。克罗地亚一再表示愿意提供协助,但据报导,尽管任命了与国际法庭合作政府办公室负责人。检查官办公室在与有关当局交涉的过程中,在许多方面遇到拖

延。政府继续批评国际法庭不分轻重同样责备所有各方。前南斯拉夫社会主义联邦共和国主席团的克罗地亚总统向法院提供证词,说明克罗地亚在波斯尼亚航线-哥维那冲突中的参与程度,随后被克罗地亚新闻界普遍指责为“叛徒”。

104. 在最近几个月内,人们主要关注的是向克罗地亚政府发出的携带证件到庭的传票,这是要其提供必要的文件以起诉前波斯尼亚克族将军蒂霍米尔·布拉斯季奇。针对审判分庭的这一决定,政府提出上诉,指出强迫政府提交证据构成了对国家主权的侵犯。

105. 政府目前仍面临压力要其履行 1995 年《代顿协定》规定的所有义务,尤其是引渡被指控的战争罪犯。当局宣称,他们不清楚在克罗地亚境内有任何被指控的战争罪犯。1997 年 8 月,1 名在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 AHMICI 村犯罪的涉嫌者 PERO SKOPLJAK 在 SAMOBOR 被捕,截至 1997 年 9 月为止在克罗地亚被拘留。

E. 宗教

106. 宪法保障良知和宗教的自由。特别报告员认为,1997 年在萨格勒布同天主教大主教和塞族东正教大主教会晤对于促进宗教容忍十分重要。在前西区的 OKUCANI 同 1 名天主教教区牧师会晤时她也强调了这一点,这名牧师是一位波斯尼亚克族难民,当地土生土长的克族人严辞批评这位牧师散布不容忍言论。

107. 特别报告员十分关注克罗地亚境内破坏宗教场所的行为。1997 年 1 月 14 日,ILOK1 的天主教堂遭炸弹袭击。1997 年 1 月 25 日,一些不明身份者在 KNIN 闯入并破坏了刚翻修的东正教堂。1997 年 5 月 1 日,KALOVAC 一个犹太墓地发现了法西斯标语。特别报告员还了解到,伊斯兰社区的人员在申请克罗地亚公民时遭到歧视性对待,他们在克罗地亚军队内服役时,其宗教信仰和习俗遭到忽视。

108. 副总理兼宗教社区关系国家委员会主席强调克罗地亚完全支持宗教自由,保护宗教场所的财产。1997 年 8 月 15 日出现一起积极的事态发展,当时 ILOK 一些失踪的修道院神像被送还给 DJAKDVO 的天主教主教。

F. 失踪人员

109. 特别报告员的任务今年有所扩大,其中包括这一问题。她曾多次表明,弄清失踪人员的命运是她的主要任务之一。她经常会晤失踪人员的亲属和协会,以及负责这一问题的政府官员和国际组织。

110. 根据政府提供的数字,在冲突期间,克罗地亚境内共有 2242 人被登记为失踪人员。在前战区的万人冢内,共挖出 1346 具尸体,其中 1075 具已经证明身份(670 名为男性,405 具为女性)。

111. 拘留和失踪人员问题政府委员会和南斯拉夫共和国人道主义问题和监禁人员问题委员会于 1997 年 3 月会晤,以求加快解决有关失踪人员、被劫持人员或被拘留人员的案例。会议产生的一项关键成果是,对于 1991 在武科瓦尔地区被杀害的、已证明身份或未证明身份的人增加“证明身份议定书”(尸体解剖报告)的数量,同时可以查阅武科瓦尔医院的医疗记录。

112. 1997 年 6 月 18 日,这两个委员会在萨格勒布再次会晤,交换更多的信息和医疗记录。克罗地亚方面目前收到南斯拉夫联邦共和国总数 1150 件医疗记录中的一半,因此表示关注确定的接受记录程序。不过,搜索进程在过去 4 年遭到阻止,但目前终于重新开始,所以对于最终确定失踪人员的命运仍有希望。政府委员会表示,在东斯拉夫地区已经发现 11 个万人冢,最大的是在 OVCARA,其中埋有大约 200 名尸体,在 LOVAS 则有 68 具尸体。在 BANOVINA 和西斯拉沃尼亚地区又发现了 6 座,其中埋有几百具尸体。

G. 言论和结社自由

113. 有关新闻自由的问题仍让人担忧,尽管制定了保护言论自由的重要法律。在克罗地亚,对公众舆论具有最重要影响的电子媒体渠道是国营的 HRVATSKA 广播电视台,这是向全国广播的唯一无线电和电视企业,根据开放社会研究所在克罗地亚所作的普查结果,几乎 55% 的人口观看该电视台的主要晚间新闻节目,大约 80% 的观众的政治见解受到这一节目的影响。这一节目受到执政的民主联盟党的“严密控制”。

114. 印刷新闻媒体比较多种多样。根据克罗地亚电讯委员会提供的数字,这包括大约 820 份报刊杂志。许多杂志为私人拥有。不过,有人声称,政府企图压制批评的声音,对某些杂志增收极高的税收,例如“NOVI LIST”日报。

115. 1997年6月17日欧洲安全与合作组织(欧安组织)的选举观察团(共包括近100名观察员)报告说,1997年6月15日的总统选举“可能自由,但不公平”,而且没有达到最基本的民主标准,因为国营新闻媒体(尤其是电视台)偏向克罗地亚民主联盟党。在选举中弗拉尼奥·图季曼总统获得61%以上的选票。

116. 特别报告员重申,她十分关注煽动民族仇恨的材料仍就发行,这违反了克罗地亚《宪法》第39条和国际法。HRVATSKO SLOVO 和 HRVATSKI VJESNIK 周刊中的材料,让人产生疑问。

117. 宪法保障所有公民有结社和集会自由。然而,根据1997年7月15日生效的《结社法》,参加非政府组织人员的工作可能受到妨碍。法律规定似乎让登记机关任意决定非政府组织的未来,并在某些情况下有权解散非政府组织。

118. 特别报告员关注地指出,预计不久将通过的《公共集会法草案》将给集会和抗议规定限制条件,召集公共集会和抗议的申请书要在10天之前提出,这限制了自发性集会。申请书要包括预计举行集会地区的地面图,而且只有某些地点允许公共集会。此外,如果公共集会被认为危害法律秩序将被禁止。

H. 关于东斯拉沃尼亚、巴拉尼亚和西锡尔米乌姆区域的报告

119. 1997年7月14日,联合国安全理事会通过第1120(1997)号决议,将联合国东斯拉沃尼亚、巴拉尼亚和西锡尔米乌姆过渡时期行政当局(东斯过渡当局)的任务期限延长到1998年1月15日。以下讨论的依据,是特别报告员在她于1997年三次访问东斯拉沃尼亚、巴拉尼亚和西锡尔米乌姆区域时收集到的资料以及(最近已并入东斯过渡当局的)人权事务高级专员武科瓦尔办事处提供的协助。讨论考虑了目前影响该区域的一些最紧迫的问题。

1. 选举

120. 4月13日在整个克罗地亚领土上包括自1990年以来第一次在该区域内举行了选举。尽管由于一些技术困难而使投票期延长了一天半,但东斯过渡当局证明选举是自由和公正的。参加投票的人数很多,这增强了人

们对该区域的未来将建立在民主参与基础之上的希望。顺利地举行选举,是在该区域和平重归版图以及当地人口在克罗地亚法律体系中享有合法代表性方面取得进一步进展的一个重要步骤。虽然当地的塞族人已表明普遍有意愿和决心如同克罗地亚公民一样享受其权利并履行其义务,但仍然存在着很深的忧虑。

121. 选举进程一个积极的方面,是申请要求得到和发出克罗地亚文件的数目有相当大的增加。在选举前几周内,东斯过渡当局的26个文件中心分发了公民身分文件。自那时以来,文件中心的数目已减少到10个。尽管这一数目在选举前有所减少,但人们鼓励特别报告员注意,每天提出申请的数目依然很多。

2. 人身安全

122. 鉴于不断有对流离失所的塞族人进行骚扰的报导,该区域的安全状况仍然令人担忧。在有些情况下,过渡时期警察部队的克罗地亚成员串通或积极参与此种骚扰活动,不过已采取了一些甚至包括开除在内的纠正行动。如同在本报告其他部分注意到的那样,还有对已回到克罗地亚其他地区定居或访问的克罗地亚塞族流离失所者进行袭击的情况,而在有些情况下克罗地亚警察甚至并未试图逮捕肇事者。此种事件使该区域的克罗地亚塞族居民感到担忧,这些人正在考虑返回他们在克罗地亚其他地区的家园,但由于担心其安全而不敢前往。

3. 流离失所者回返

123. 1997年4月23日设立的回返问题联合工作组由克罗地亚政府、东斯过渡当局和难民专员办事处组成。它确定了称之为联合回返作业程序的机制,用于登记和处理返回和离开该区域的所有请求;传播关于回返进程的资料;并提供安全回返和重建财产的平等机会。协议规定,所有持有身分证的克罗地亚公民以及愿意返回家园的流离失所者都应向克罗地亚流离失所者和难民事务局登记。

124. 自联合工作组成立以来,克罗地亚流离失所者和难民事务局已有6个新的办事处在东斯拉沃尼亚区域开展工作。尽管克罗地亚当局一再保证塞族人的权利将得到尊重,但该区域的原有居民与现在居住在该区域的来自其他地区的塞族流离失所者之间的关系仍然紧张。

现在居住在该区域克族人住房中的塞族流离失所者的返回,被视为克族流离失所者返回该区域的先决条件。据难民专员办事处称,截至1997年7月17日,该区域内总人数为22 071人的7 655个家庭已向克罗地亚流离失所者和难民事务局登记,而有50%以上的家庭已表示希望返回在克罗地亚其他地区的家园。在联合工作组成立5个月之后,持有官方回返证书的人士从东斯拉沃尼亚区域"有组织地返回"克罗地亚其他地区的工作已进行了912次,没有此种证书而自发返回者则估计为6 000至7 000人。

125. 根据政府1997年8月13日关于克族流离失所者问题的备忘录,向克罗地亚流离失所者和难民事务局提交要求返回东斯拉沃尼亚区域的申请共计14 788份,涉及42 325人。1997年7月底,有1 439人的总数为545个家庭获得了回返证书。但是,回返的实际工作进展十分缓慢。当局认为,要加快回返,就必须有更多的国际援助供建筑住房和恢复经济之用。

4. 歧视

126. 克罗地亚当局以种种方式对塞族人进行歧视,这表现在就业、教育、养老金和保健等领域。过渡时期警察部队中的塞族人抱怨说,他们因本身的种族血统而遭到降级、调职或者索性无人理睬。此外还有迹象表明对教师进行歧视。虽然有些被解雇的塞族教师可能不符合委任教职的标准,但也有资格很好的教师遭到解雇的案例的报导。特别报告员还感到关切的是在战争期间在该区域居住了很久的混合血统家庭的成员所处的困境。已经提请她注意的是,这一群体的人在重新合并公共部门的谈判中没有适当的代表性,因为这种谈判的集中点主要是"纯种族群体"。

5. 大赦和与国际法庭的合作

127. 1996年9月大赦法的适用继续在该区域造成争议。例如,警方未将获赦免人员的记录消除,造成了旅行时的困难,因为有刑事记录的人在试图越境进入克罗地亚本土时会遭到逮捕。

128. 6月,克罗地亚司法部宣布,它将与来自东斯拉沃尼亚的塞族代表一起,对146名战争罪嫌犯进行调查。虽然尚未制定用于该项目的正式协议,但讨论中的一个选择,是可能向战争罪嫌犯以及因在东斯拉沃尼亚犯

下战争罪而已被判刑的25名人员提供查阅起诉和辩护档案的机会,以便复审对他们的指控,并在该区域内提出辩护。

129. 但是,政府的150名战争罪嫌犯的"最后"名单并没有产生其预期的效果,那就是在塞族人口中建立信任。人们依然不清楚该份名单的确切内容和真正的意义。按照东斯拉沃尼亚过渡当局的说明,所有在名单上没有姓名的人,都可认为自己今后可免受因与战争有关的罪行而受到起诉。但克罗地亚政府的一位高级官员在最近评论时指出根本就不存在此种名单,并说不久将发表一份内容如此的公告。

130. 6月27日,武科瓦尔前市长斯拉夫科·多克曼诺维奇由东斯拉沃尼亚过渡当局拘留,由国际法庭的探员逮捕,并立即移交到海牙。多克曼诺维奇先生是涉及1991年奥夫查拉大屠杀的盖章批准的起诉书的对象,在该次大屠杀中大约有260个平民丧生。

6. 取得国籍的权利

131. 尽管该区域的大多数人已获得克罗地亚公民身分和身分文件,但一些难以获得或干脆遭到拒绝的案例已引起东斯拉沃尼亚过渡当局的注意。若干起申请护照遭到拒绝的案件,在向克罗地亚内政部上诉后获得纠正。但据非政府组织公民权利计划称,约400起对基于包括未判决的指控和债务等理由拒发护照而提出的上诉,仍然有待处理。在几起有案可查的事例中,拒发护照的依据是1996年大赦法适用的克罗地亚刑法典的条款。不作解释而口头拒绝或以其他形式拒绝的作法显然还在继续下去。

7. 重新整合的进程

132. 虽然有关地方司法重新整合的克罗地亚立法于6月1日正式生效,但重新整合尚未实现。现在仍然存在着两大障碍。第一个障碍涉及法官的任命,因为塞方对种族的代表性感到不满。人们表示关切的是,任命来自该区域的法官是否必须与其种族群体在人口中的数目成比例。此外,所有要重新加入克罗地亚律师界的律师必须缴纳很高的费用(10 000德国马克),这对来自该区域的律师造成了特别的困难。

133. 第二个障碍关系到前所谓的斯普斯卡共和国的法院发布的文件和决定的确认法,议会目前正在对其进

行辩论。据报导,议会建议宣布这些决定和文件全部无效,但有一项解释,即它们可通过克罗地亚法院而生效。但特别报告员认为应采用相反的办法,即应宣布这些决定和文件全部有效,而只是在认为它们显然毫无理由时才须加以司法复审。

134. 该区域的重建工作正在全力进行之中,其优先是重建武科瓦尔和博罗沃·纳塞尔热的住房单元以及重建受毁坏的诸如学校和保健中心等公共建筑物。克罗地亚货币库纳已被正式采用并广泛流通。该区域的一些公营公司已与它们在克罗地亚的对应公司重新合并,同时吸收了现有的雇员。最后确定重新合并的主要障碍之中有为确保适当的种族代表性的雇用合同和政治任命。

I. 结论和建议

135. 前北部、南部和西部安全情况仍然不稳定,对抢劫、骚扰、歧视和杀人--有时是用爆炸装置杀人--等行为继续有所报导。正在不断出现的暴力行为仍然是克罗地亚塞族难民和流离失所者回返的主要障碍。尽管克罗地亚警察的存在显然有所增强,但其效率差别甚大,有些地区的部队对犯罪活动反应迅速,另一些则不然。这种情况有所恶化,这是因为所有居民的经济状况都很困难,而克罗地亚塞族人更是如此,因为他们经常成为歧视性做法受害者。

136. 特别报告员建议克罗地亚在前各区中进一步加强其警察活动,因为迄今采取的措施尚未成功地恢复法律和秩序的环境。她进一步建议政府采取积极措施,确保重建和就业机会对克族人和塞族人同样有利。国际捐助者应继续坚持克罗地亚政府作出真诚努力,改善前各区包括克罗地亚塞族人在内的所有居民的处境,以此作为继续获得国际贷款和信贷的条件。

137. 尽管克罗地亚与南斯拉夫联邦共和国之间的接触有所增加并有了《关于返回的作业程序问题协定》,但返回只取得了最低程度的进展。难民专员办事处/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关于极端脆弱个人从南斯拉夫联邦共和国回返的方案实际上已为克罗地亚当局冻结。流离失所的克族人返回东斯拉沃尼亚区域只能作为一项综合回返方案的一部分才能进行,该方案也确保塞族人能安全而有尊严地返回他们在克罗地亚其他地区的家园。

138. 众多的要求仍然没有得到解决,而对于为解决争端而在前各区设立地方住房委员会的效能存在着严重

的怀疑。尽管特别报告员以前提出了建议,但她注意到当局仍然没有暂缓执行《特定财产临时接收和管理法》,而该项法令继续致使克罗地亚塞族人的财产转到新近重新定居的克族人手中。

139. 国家和国际非政府人权组织的良好工作以及克罗地亚调查官最近的倡议有利于前各区和克罗地亚各地的人权环境。政府应改善与这些组织的对话渠道,并应继续密切重视它们以独立观察员的身分提出的建议。

140. 特别报告员重复了她的建议,即应将失踪人员问题作为最高优先处理,以避免妨碍今后种族社区和平共处以及东斯拉沃尼亚的和平重归版图。尽管设立了双边委员会,但并未取得多大的进展。她强烈促请双方通力合作,并打算密切监测挖掘万人冢之后的新的事态发展。

141. 关于传媒自由,特别报告员已注意到一种令人不安的有关仇恨言论的趋势,并建议采取有效措施,包括由主管当局采取法律行动,以便与煽动仇恨的行为作斗争。此外,政府还应在向新闻界和广播媒介发布的声明中更明确地表示支持社会和解。

142. 在东斯拉沃尼亚、巴拉尼亚和西锡尔米乌姆区域,尽管东斯拉夫当局作出了令人敬佩的工作并一再表明了诚意,但克罗地亚政府并未采取充分的行动,使该区域所有居民都得到一种强烈的安全感并感到自己是克罗地亚社会的成员。政府必须采取措施,确保从克罗地亚到达该区域的人,包括过渡时期警察部队成员,在任何时候都尊重当地居民的权利。

143. 就该区域重新并入克罗地亚而言,尽管已取得了一些进展,但仍然存在着许多障碍。克罗地亚官员对塞族人的歧视必须停止,有关地方司法重新整合的立法必须最终得以执行。必须同时考虑到希望返回该区域的克族流离失所者的权利以及希望离开该区域回到他们以前在克罗地亚其他地区的家园的塞族人的权利。

144. 随着东斯拉夫过渡当局的任务期限可能于 1998 年 1 月 15 日结束,特别报告员认为,国际驻留继续下去可在该区域重新建立民间社会方面发挥建设性的作用。她主张充分考虑部署一种符合《基本协定》条款(A/50/757-S/1995/951,附件第 10 段)的国际存在,包括人权事务高级专员、欧安组织、欧洲理事会和其他组织的参与。

145. 最后,特别报告员要指出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在与克罗地亚政府协商下计划的技术合作项目。特别报告员认为,该项目强调了参与执法和法治的专业人员的培训工作以及普及人权教育和其他活动,因此对克罗地亚具有极大的价值。她希望尽早开始该项计划。

四、南斯拉夫

146. 特别报告员从 1995 年 9 月被任命以来已 10 次访问南斯拉夫,其中 1997 年三次。她访问了该国出现人权问题的所有地区。除了访问贝尔格莱德之外,她定期访问黑山、桑察克和伏伊伏丁那。特别报告员在访问时享有充分的行动自由并且南斯拉夫政府向她提供了一切必要的帮助。

A. 一般意见

147. 斯洛博丹·米洛舍维奇先生在他作为塞尔维亚总统的任期快要结束时被选举为南斯拉夫联邦共和国(由塞尔维亚和黑山组成)总统并于 1997 年 7 月 23 日就任新职。塞尔维亚的总统选举和议会选举都定于 1997 年 9 月 21 日举行。反对联盟,扎耶德诺,去年冬天曾在南斯拉夫主要城市举行过 4 个月的和平抗议活动,竭力要求承认 1996 年 11 月市政选举的真实结果,但到 1997 年 9 月却解散了。由于布拉托维茨总统和朱坎诺维奇总理之间的对立日益加剧,黑山正经历一场政治危机,它定于 1997 年 10 月 5 日举行总统选举。

148. 米洛舍维奇总统在担任新职的就职演说中谈到南斯拉夫社会受到的打击,他称之为从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在最困难的 6 年中的历史性大风暴。他说经济还没有充分动作,还提到“国际社会的残酷制裁。”象制裁这样的外部因素的确对南斯拉夫产生了重大影响。然而,当政者,执政党成员或反对派领导人对此都很少公开探讨造成目前这种状况的内部因素。特别报告员指出,几乎没有人审查这 6 年中的政策和做法,而这些政策和做法曾加剧该区域的种族分裂和冲突并导致了大规模侵犯人权和人道主义法的事件,更不用说对经济的破坏了。

B. 法律保证

149. 在国际一级,南斯拉夫是所有主要人权文书的缔约国。一项令人欢迎的发展情况是该国政府决定同一小批数目不断增加的国家一起同意禁止酷刑委员会有听取个人投诉的管辖权。迄今为止还没有收到南斯拉夫公民提出的任何这类投诉。

150. 为了增加个人享受法律保证的人权的机会,特别报告员一再敦促塞尔维亚和黑山和整个南斯拉夫联邦的有关部门采取步骤批准《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盟约任意议定书》。然而,南斯拉夫联邦外交部长告诉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贝尔格莱德办事处说,该国政府目前不打算批准这项《任意议定书》。相反,黑山共和国政府却表明有批准的意向。《黑山共和国宪法》第 44(2)条中具体规定,同意公民有权为保护《宪法》保证的自由和权利向国际机构上诉。在前南斯拉夫所有国家中,南斯拉夫联邦共和国是目前唯一没有同意人权委员会有权根据《任意议定书》接受个人投诉的国家。

151. 由于国际标准很少适用于南斯拉夫法庭,让南斯拉夫宪法和法律保证充分符合国际人权标准就显得更为重要。1992 年《联邦宪法》中主要的人权条款基本上达到了《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盟约》的标准。然而其中还有差距和不一致之处,应加以弥补和消除。例如,同《国际盟约》第 9(3)条相反,《联邦宪法》没有规定应把被捕者迅速交给法官审判并且法律中允许警察在没有司法监督的情况下可关押被捕者 72 小时,这似乎不符合《国际盟约》的标准。

152. 南斯拉夫国内保护人权的宪法机制和法律机制之间继续存在重大的不一致。首先,联邦共和国目前生效的宪法有三部,它们都是不同时间通过的并载有不同的人权条款。南斯拉夫政府告诉特别报告员说,这三部宪法之间没有主要差别,并且《南斯拉夫联邦共和国宪法》在全国整个领土上适用。然而,生命权就是部宪法间存在主要差别的一个重要例子。正如前一份报告所指出的那样,⁴《联邦宪法》中没有规定死刑。然而,分别于 1990 年 1992 年通过的塞尔维亚和黑山的宪法以及现行的《刑法典》中都允许对包括谋杀在内的普通但严重的罪行判处死刑。

153. 三部宪法和其他法律之间也存在不一致之处。尽管政府一直作出承诺,但是《刑法典》和《刑事诉讼法》中的法律条款还没有同宪法的标准协调一致。一个重要的例子是被警察关押者的状况。《刑事诉讼法》第 196 条授权警察可关押嫌疑犯 72 小时,在这期间可以没有裁决令,也不准嫌疑犯接触律师。根据特别报告员收到的

许多报告。警察常常滥用没有司法监督的拘留期,他们用非法手段逼取信息或“供词”。相反,《联邦宪法》中(第 23 条)却有迅速同律师联系的规定。

154. 应该承认,把各项法律同宪法的要求协调一致是一个复杂和耗费时间的过程。然而,特别报告员认为,应毫不拖延地完成这一过程。这不仅要清理一位宪法专家称之为“法律混乱”的令人困惑的局面,而且拖延这项工作还对实际保护人权的方式产生有害影响,因为法庭中通常适用的是法律而不是宪法保证。

C. 体制办法

155. 同前南斯拉夫其他国家不同,南斯拉夫联邦共和国没有象公民能够获得补救的监察员处这类容易进入、独立和公正的监督机构。虽然有一个关于内政问题的议会委员会,但是不知道它是否处理人权案件。塞尔维亚和黑山的议会都讨论过建立监察员机构问题,但是至今没有采取具体步骤。特别报告员在报告中不断强调监察员的重要性。因此,她很高兴地于 1997 年 5 月从黑山总理处获悉,政府对此问题采取了积极的态度并且一组法律专家正在研究这个问题。联邦外交部长在 6 月同特别报告员的谈话中表示,虽然他认为需要克服法律障碍,但是他愿意考虑设立监察员类型的机构。

D. 个人自由和安全

156. 在逮捕后 24 小时内,法院或警察都有义务通知被捕者的家属。通常都必须把被捕者在 24 小时内交给法官。然而,如前所述,《刑事诉讼法》第 196 条允许警察在特殊情况下把被捕者关押最长 72 小时,其间被捕者既不能接触律师,也没有司法监督。72 小时关押期通常用于政治案件,并且根据《内政法》(第 11 条)关押期能有效地延长至 4 天,《内政法》中规定警察为查明个人身份有 24 小时的拘留权。在关押期结束时,必须把被捕者交给调查此案的法官,如法官可以决定把被捕者押候一个月。更高一级的法官能够把拘留期延长到两个月,在大案情况下最长延至 5 个月。

157. 尽管一般情况下这些法律规定似乎得到了遵守,但是对于因参加政治活动而被捕的人这些规定常常被违反。参加 1996 年 11 月至 1997 年 2 月间示威而被捕的人的几位父母告诉特别报告员,他们必须查访贝尔格莱德的警察局才能知道他们的子女是否被捕或关在何处,因为他们得不到警察关于逮捕的任何情况。

158. 有人报告科索沃极其严重地违反了关于把被捕者迅速交给法官的法律规定。1997 年 6 月,贝西姆·拉

马先生和阿弗尼·努拉先生告诉普里斯蒂纳地区法院说,他们从 1996 年 9 月 16 日至 10 月 2 日被秘密关押了 2 个星期,在关押期间他们受到警察拷打,警察逼迫他们供认恐怖主义行为。他们于 10 月 2 日被带到调查此案的法官面前,但是这位法官错误地把他们的逮捕日期记录为 9 月 29 日,这样,他们似乎仅被关押了可以允许的 3 天。对非法关押这两人、拷打他们并在他们的正式逮捕日期上向法官做手脚的人据说至今都没有采取任何行动。

E. 酷刑、虐待和逍遥法外

159. 特别报告员继续从该国各地收到酷刑和虐待的报告,其中最严重的指控继续来自科索沃。她要强调对免罚问题的关注,除非政府解决这个问题否则它会继续助长酷刑行为。《联邦宪法》第 25 条和《刑事诉讼法》第 218 条都明令禁止酷刑。

160. 该国政府在给特别报告员的许多来文中都告诉她,它反对非法手段,但是反常现象却不时发生。塞尔维亚内政部长和司法部都要求由他们提供可能违法的情况,特别报告员对此表示欢迎,她已经在若干案件中这样做了。她收到的一些最详细的指控中有对一位示威者,戴扬·布拉托维茨先生的残酷虐待,她在 1996 年 12 月 13 日的信中已加以叙述;在科索沃,5 名男子被拷打或虐待,据说其中一人被打死(12 月 16 日的信中曾加以说明,并附有详细的医务报告);在示威中殴打记者和其他和平示威者(1997 年 2 月 6 日的信);和在科索沃,另一名男子在警察关押期间死亡(2 月 26 日的信)。

161. 特别报告员感到不安的是,没有收到有关这些信件的任何答复,但塞尔维亚司法部长的详细复信是个例外,信中说明了治疗布拉托维茨先生以帮助他在殴打后康复的情况。就是那封复信也没有对主要关注的问题作出反应,即警察应对虐待他负责。在特别报告员提出的这些案件中,政府既没有下令调查也没有采取措施把有责任的人绳之以法。

162. 警察因这类做法而受起诉的情况少之又少。根据向特别报告员提供的官方数据,在酷刑指控最多的科索沃,1993 年至 1996 年下半年之间仅有两名警察因这类做法而判处徒刑。塞尔维亚司法部告诉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说,在内政部进行内部调查之后,1996 年已有 14 名警察被开除或受到其他纪律处分,他们大部分都是因为过多使用了武力。

163. 另一方面,黑山似乎对滥用警察权利的肇事者采取了积极政策,报道的这类滥用事件已经减少。特别报告员根据题为《Crna Kutija》(“黑匣子”)的书向该共和国内政部长提出这个问题,这本书描述了 1992 年中期至 1996 年期间 80 多个受虐待或酷刑的具体指控。内政部长告诉她说,在过去两年中黑山已开除了滥用警察权利的 48 名警察;不过,其中 20 人上诉后又被法庭复职。

164. 在大多数情况下,酷刑或虐待的受害者要讨回公道必须自己提出诉讼。但是有关的法律条款却难以实施。2 月 2 日至 3 日被警察毒打的几十名和平示威者和记者在当月就向检查官提起诉讼。但至今检查官显然还没有进行处理。一位受害者说,他在提起诉讼后曾收到恐吓电话。特别报告员不了解 2 月份对和平示威者使用武力的肇事者或下令者是否已经绳之以法。

F. 生命权

165. 如上文指出,应该澄清宪法保障生命权,应该适用最高的人权标准,这意味着按照联邦宪法应该废除死刑。虽然多年来没有过执行死刑,但有少数严重的事件,被拘留者在科索沃监狱受酷刑后死亡。特别报告员在 1997 年 1 月 29 日报告⁵中,对 1996 年 12 月 10 日 Feriz Blakcori 先生据称在警察拘留时受酷刑而致死亡的事件表示深切关注。她在 1997 年 4 月 3 日给人权委员会主席的信中,也报道 Besnik Restelica 先生于 1997 年 2 月 22 日死于普里什蒂纳区监狱,据称是在拘禁时,受酷刑而致死的。如上文所指出的,对特别报告员信中要求对这些及其他据称在科索沃施加酷刑的事件进行公正调查,政府没有回应。

G. 公平审判权

166. 在涉及政治活动的案件中尤其难于保持公平审判标准。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贝尔格莱德办事处一名观察员出席 1997 年 5 月至 7 月在普里什蒂纳区法庭进行的对科索沃阿尔巴尼亚人的两件审判的大部分过程,发现严重违反正当程序的国际标准同时也违反若干南斯拉夫程序规定。这两个案件最近在特别报告员的一份特别报告中有所叙述。⁶

H. 表达自由与媒体

167. 南斯拉夫境内目前经营的报纸、无线电台和电视台有几百家。报纸包括相当多家是批评政府的。虽然这些独立报纸不象亲政府的报纸能够获得便宜的纸张和在首都以外能够获得同样有效的分发系统,特别报告员没有收到对审查制度的控诉。如前一报告指出,报纸对大多数人民说来太昂贵了。主要和往往唯一的消息来源是电视,和较次要的是无线电。

168. 唯一的政府经营的电视塞尔维亚无线电视,向全国广播。因此,这是最有影响力的媒体渠道。它将 50 % 的广播时间用于政治性报道,但继续受政府的严格控制。塞尔维亚新闻部长于 1997 年 6 月承认这一点,他说塞尔维亚无线电视的新闻节目没有反映塞尔维亚的政治现实。不过,特别报告员观察到塞尔维亚无线电视现在开始有限度的报道一些反对派的活动。

169. 在积极的发展方面,独立的 B-92 无线电台制作的节目现在除了科索沃和桑扎克之外在塞尔维亚大部分地方都可以收听到,这个电台在去年冬季示威期间被政府关闭了几天。当局也将广播设施交还给在波扎雷瓦茨自冬季示威期间被没收达八个月的 93 频道无线电台。不过,3 月间私人拥有的 BK 电视台的播送力在其所有人正考虑作为总统候选人参选时被削减了。

170. 一项令人欢迎的进展是,黑山政府于 7 月间允许独立的天线无线电台将其广播范围扩大至首都波德戈里察以外地区。不过,黑山电视台依然受政府严格控制,虽然政府已与各反对党达成不寻常的协议。政府经营的电子和印刷媒体现在在义务广播和出版反对党在议会的任何署名的声明,但受某些限制(约 25 行打印的字或 3 分钟广播)。看来,这项协议正获得充分遵守。

171. 塞尔维亚新闻部长于 4 月间表示,她想把未经许可正在广播的无数电子媒体规范化。她告诉特别报告员说,应该给予长期设立的媒体优先地位。联邦新闻部于 7 月宣布未经许可经营的有 347 家无线电台和 153 家电台,几乎全部在塞尔维亚境内。不过,有几家无线电台,其中包括 92 频道无线电台,事实上几年来一直在申请正式执照,但一直未收到答复。

172. 到 7 月间,私人拥有或当地市政府经营的无线电台和电视台共 77 家已被政府关闭,其中绝大多数是在反对党赢得当地选举的城市内经营的。在迈向订于 9 月间举行的塞尔维亚选举期间,这令人担心由于政治考虑才被关闭。不过,塞尔维亚新闻部长于 7 月 28 日宣布,

关闭将暂缓直到选举之后，广播设施已交还给所有各台。

173. 特别报告员一直特别关切适当的言论自由标准应该反映在新的新闻法，其第三草案已于 8 月间提交国会。该法草案的一项积极特点是政府部门有义务免费提供其所负责的新闻，除非是官方机密。这应该有助于化解塞尔维亚独立媒体长期以来的批评，它们不象在黑山的媒体，难于获得官方资料和出席政府简报。

174. 不过，重大的关切依然存在。媒体法草案载有若干条款可以用于限制编辑和记者本身自由表达的权利。例如，该法将禁止媒体出版和甚至转载“冒犯某人荣誉或尊严，或载有攻击文字或下流言词”的新闻。这一规定看来超出《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盟约》第 19 条关于自由表达权所允许的限度。而且，该法草案这一条和其他条款有笼统措辞的文字，特别是媒体有义务提供“真正的资料”而不出版或转载“关于某人生活、知识及能力的不实资料”。这可轻易地用于禁止对公众人物如政治家行为的合法批评或仔细审查，这是违反国际标准的。

I. 少数民族的境况:科索沃

1. 人身自由与安全

175. 特别报告员继续收到关于在科索沃对受警察拘禁的人严重虐待和施加酷刑的报告。这种侵犯事件主要但不完全发生在涉及针对去年在该地区暴力攻击塞尔维亚警察和个别私人所采取的警察搜捕和逮捕。如特别报告员关于科索沃审判的最近特别报告⁶中指出，5 至 7 月在普里什蒂纳举行的审判的大多数被告据称在审问时都被警察和政府治安部门施加酷刑。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贝尔格莱德办事处工作人员最近几个月与目睹或本身在科索沃受警察虐待和其他人权侵犯的一些人面谈。

176. 4 月间，收到四名科索沃阿尔巴尼亚学生的证言，他们声称在普里什蒂纳受警察虐待。根据他们的陈述，3 月 19 日中午，他们在普里什蒂纳中心的一条街上被两名着制服的警察所阻挡。在检查这四个人的身份证之后，警察把他们带进附近一所建筑物的前廊，在那里他们被命令脱下衣服搜身。一名警察然后拿出警棍，据称开始打这几个人的脚和背部。在棍打之间，这四个人被

命令说他们在普里什蒂纳“平行大学”学什么及关于在 Podujevo 一名警察被杀死的射击事件的资料。

177. 特别报告员也收到一些所谓“人质”逮捕的指控，警察拘禁他们设法逮捕的人的亲戚或家属。在 6 月 10 日的这一种事件中，警察进入 Skenderaj 附近一个村庄的某一所房子寻找一名科索沃阿尔巴尼亚人。由于他们找不到他，他们却拘捕他兄弟，来迫使他自己投案。在另一已报道的事件，4 月 29 日，特别警察队突然搜查普里什蒂纳的一所房子寻找其房主“NN”。由于他不在家，据称警察骚扰和虐待他妻子和女儿，然后从附近一所房子将其兄弟带到警察局。

178. 最近几个月继续发生暴力攻击塞尔维亚警察和科索沃地方当局雇用的人的事件。最近的一次事件，8 月 4 日，两名警察当其汽车在 Srbica 附近遭受自动步枪射击而受重伤。前所未知的组织科索沃解放军已声称对大多数攻击事件负责，去年有 30 人在这些攻击中丧失生命。在 5 月杀死两名科索沃阿尔巴尼亚人和一名塞族警察之后，这一组织发布一项公报，威胁将加紧打击与“塞尔维亚当局勾结”的人。

2. 教育

179. 自 1996 年 9 月 1 日米洛舍维奇总统和易卜拉欣·鲁戈瓦博士签署关于科索沃教育正常化谅解备忘录以来已过了一整年，特别报告员关切地注意到，迄今尚未采取具体步骤使协议落实。为执行该协议所设立的联合委员会自年初以来开了几次会议，但当事各方似乎都坚持各自的立场。据估计，约 300 000 名学生在自 1990 年以来在科索沃各地开办的“平行”小学和中学上学。据报，普里什蒂纳阿尔巴尼亚“平行”大学下一学年注册了 6 165 名学生。大多数这些学校是在私人房子和其他暂时性房舍开办的。8 月中旬，普里什蒂纳“平行”大学科索沃阿尔巴尼亚学生宣布，他们在 10 月下个学年度开始将试图进入普里什蒂纳大学本身的校园内，他们将发动街头抗议没有落实 1996 年 9 月备忘录。

3. 歧视和财产权

180. 特别报告员也注意到与实施 1989 年房地产交易特别条件法有关的一些案件。据报，1997 年 4 月至 6 月，60 多名科索沃阿尔巴尼亚人按法律规定因未经塞尔维亚财政部核可购买房地产而被判处最多 60 天的刑罚。该法于 1989 年 7 月 22 日生效，将适用 10 年。该

法适用于除伏伊伏丁那省以外的整个塞尔维亚,对不同族群成员之间房地产的购买、出售、交换和承租施加严格限制。根据该法,所有财产交易都必须由塞尔维亚财政部核可。

181. 根据该法,只当交易被认为对人口的民族结构不会产生影响和不会对属于不同族群的人之间造成焦虑、不安或不平衡,才核可房地产交易。该法进一步规定,当未经财政部核可而进行交易时,只制裁购买者。该法所依据的逻辑看来是控制某些族群不得迁离他们构成少数的地区,从而防止人口族群分布的不良变动。

182. 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贝尔格莱德办事处收到的情报显示,该法正视申请人的族裔和居住地点而被不公平和任意地执行。该法不适用于伏伊伏丁那省这一事实,看来是使在该省以外的财产所有人处于优先的地位。鉴于伏伊伏丁那省这个地区有 30 多个不同族群,将这一省排除于该法的范围之外,也是令人惊讶的。在贝尔格莱德有永久居留权的阿尔巴尼亚裔和其他少数民族想要这个城市购买公寓套房,据报其申请都被驳回。也据报,在普里兹伦的土耳其裔少数民族成员一直被制止无法在该市购买房地产,尽管这一社区的人口继续减少。根据当地律师的说法,在科索沃的阿尔巴尼亚人或其他少数民族成员提出的申请,约 98% 都被驳回。

J. 少数群体的境况:桑扎克

183. 7 月 10 日,在新帕扎尔的情况变紧张了,因为很多警察单位,连同塞尔维亚的地方政府部长进入市政府大楼,他们带来塞尔维亚政府的命令,要解散镇行政机关和议会。根据这项命令,塞尔维亚政府也实行一项强制性规则,将地方行政机关的职能置于新市议会的控制下,构成新市议会的是社会党和南斯拉夫左派(在塞尔维亚的联合统治政府)的地方分支机构。此外,塞尔维亚内政部的一道命令禁止了定于 7 月 12 日在新帕扎尔举行的桑扎克名单联盟大会。在 1996 年的地方选举中,Sulejman Ugljanin 先生的穆斯林桑扎克全国委员会领导的桑扎克名单赢得了市议会的三分之二席位。在 1997 年 7 月的事件中,聚集在大楼外的一些人据报遭警察殴打,Ugljanin 先生(联邦议会的议员)被阻挡,无法进去。在新帕扎尔的所有通道及主要街口据报从 7 月 10 日至 13 日都被警察封锁。

184. 政府在新闻稿中说采取这种行动是由于新帕扎尔的市政机关作出了一些不合法与不合宪法的决定。根据该决定,市政府被置于强制性规则下,因为市政机关在填补重要的公职职位时有族裔与政治上的偏见,而且因为它未履行该支付地方小学和初中的费用的义务。该决定还提到地方政府法第 45 条,该条规定政府有权任命一个新委员会来管理市政府,如果确定当选的机关的作法不合法或不符合宪法。

185. 在不危害该案的事实真相下,特别报告员指出,该法律给中央政府广泛的权力来干涉地方上选出的机关的工作,因此似乎应该严格地解释其规定。特别报告员也关切这些剧烈的措施,因为它们事实上等于取消 1996 年地方选举的结果,而且不利于促进在塞尔维亚慢慢地生根的脆弱的民主政治。

186 7 月 11 日在新帕扎尔的地区检察官请联邦议会放弃 Ugljanin 先生作为议员的豁免权。直到 7 月 28 日 Ugljanin 先生才正式得到通知说,决定要取消他的豁免权。7 月 18 日他在新帕扎尔的地区法院出庭,因 1993 年对他的指控进行听审。听审在 Ugljanin 先生的律师要求下暂停,7 月 30 日恢复听审。Ugljanin 先生自由地为自己辩护。应当提起,他在根据刑法第 136 条被指控从事“旨在不利于国家的宪法秩序的活动”后,在 1992 年离开南斯拉夫。他在 1996 年 9 月回国,没有人对他采取任何法律行动,在 1996 年的选举中当选为联邦议会的议员。

187. 如特别报告员早些时候的报告指出的,近几年桑扎克地区的安全情况已有改善。虽然无有系统的胡作非为的报告,但是特别报告员得知在 1997 年头几个月发生了一些对穆斯林的暴力攻击。警察似乎未采取行动调查那些罪行,它们显然是出于族裔的动机。例如据报在正统派圣诞节前夕(1 月 6 日),有人将一枚爆炸装置扔进在 Priboj 一名穆斯林男子拥有的一家商店。同一晚在 Priboj 由穆斯林拥有的一些小亭和商店遭到身分不明的人故意破坏。

188. 在桑扎克一个长期存在的问题是在 Pljevlja 和 Priboj 的国内流离失所人士的处境。特别报告员在其 1996 年 10 月 25 日的报告⁷中详细地叙述了这个问题。她在 1997 年 5 月 4 日和 5 日访问了 Pljevlja 镇,来自偏远的布科维卡边境地区的 40 家流离失所人士住在那里。估计在 1992 年至 1993 年有 1 500 人离开布科维卡,大部分是因为害怕在隔邻的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的战争,其他人则因为害怕主要由波斯尼亚塞族陆军和穿过

该地区的准军事单位引起的暴行和骚扰。据说南斯拉夫国防军(南国防军)的后备军人也必须对一些这种行为负责。逃走的穆斯林留下的房屋大部分被军方和打劫的邻居严重损坏。

189. 特别报告员在 1997 年 5 月访问 Podgorica 期间同黑山政府人员讨论了在 Pljevlja 的流离失所人士的处境,并且强调当局有责任协助国内流离失所人士返回家园。8 月 5 日黑山总理 Milo Djukanovic 先生写了一信给特别报告员,概述黑山政府计划开发布科维卡区,特别是改进地方道路以及使医疗事务现代化。政府也在科瓦塞维西--布科维奇建立一个新警察局,以改进安全情况。

190. 在 Priboj 有一群 217 名国内流离失所者仍在等待返回在 Sjeverin-Kukurovici 地区的家。1996 年 10 月斯普斯卡共和国当局准许那些人穿过在 Priboj 和他们的乡村之间的路上的斯普斯卡共和国的狭长地带。许多流离失所者现在定期回乡视察他们被摧毁的房屋及照料院子,但是大部分人在傍晚返回 Priboj,因为安全关切或只是因为他们的房屋不能居住。在 Priboj 的大部分流离失所者认为塞尔维亚当局未采取适当措施使他们的返回安全。特别报告员已经很多次向联邦与塞尔维亚政府提起在 Priboj 的流离失所者的境况,她对于当局未采取步骤来解决这个问题感到沮丧。

K. 人道主义情况

191. 特别报告员知道在南斯拉夫存在着重大的人道主义问题。大部分的人口在耗尽的战后经济中为生存奋斗。教育、保健及其他公共部门的工作人员面临薪水和工资的延期支付,他们日益诉诸罢工。私营部门的工人也常常必须等几个月才领到薪水,许多人未领到欠他们的全部工资。领养老金的人及其他领社会福利的人常常必须等几个月、有时候近一年才领到津贴。虽然政府仍在设法为人口维持基本服务,但越来越难提供这些服务。基本保健是免费的,但是服务差很多,许多病人难以获得必须的医疗。

L. 难民和公民资格

192. 难民法规定难民享有就业和教育的权利以及象其余的人口一样享有同样的保健。但是,难民(其中 561 000 人是正式登记的)的处境没有改善。主要来自外国的粮食援助,在 1997 年由于缺乏经费而大量减少。1996 年

8 月签署的《南斯拉夫联邦共和国和克罗地亚共和国间关系正常化协定》规定两国必须确保难民可以自由与安全地返回以及归还其财产或给予公正的补偿的条件。然而,虽然缔约国继续会谈,但是在这些重要问题上没有任何实质性的进展。

193. 虽然对于返回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无正式的或法律上的障碍存在,但是安全的关切及缺乏适当住房常常使难民不愿意返回他们将成为少数群体的地区。除了这些相同的关切外,希望返回克罗地亚的难民遇到越来越多行政上的障碍。

194. 对许多难民而言,他们留下来的财产(大部分在克罗地亚)是他们唯一的财务资产。然而,他们的房屋许多已被其他人占住,难民要在南斯拉夫出售在克罗地亚的财产是极困难的,如非不可能。

195. 新的南斯拉夫公民资格法在 1997 年 1 月 1 日生效。前南斯拉夫社会主义联邦共和国的任何公民,只要截至 1992 年 4 月 27 日止习惯地位在南斯拉夫联邦共和国的领土上,在申请后就自动取得南斯拉夫的公民资格。在该日期之后到达的来自前南斯拉夫的难民,如未拥有其他公民资格,在有关的南斯拉夫当局的判断下也可能获得南斯拉夫的公民资格。所有申请人必须声明他们未拥有其他公民资格或已放弃这种公民资格。

196. 难民的一项极重要的关切似乎是害怕由于申请联邦公民资格而必须放弃现有的公民资格(例如克罗地亚或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的),这样他们将丧失财产权和返回原籍国的权利。他们的房屋常常是他们拥有的唯一重要的财产。双重国籍因此是有利的选择,虽然南斯拉夫和克罗地亚已开始讨论这个问题,但尚未达成协议。特别报告员欢迎这一事实:已经给难民时间来决定是否申请南斯拉夫的公民资格,她赞成使难民能有效地行使他们在已离去的国家里的财产权的任何持久的解决办法。

M. 结论和建议

197. 特别报告员赞赏地回顾南斯拉夫政府在 1996 年 2 月决定使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能在贝尔格莱德建立一个办事处以执行其任务。她自从上任以来得到了联邦政府的充分合作,并在她经常访问该国期间与有关官

员会晤。高级专员的实地工作人员可以自由地前往他们想去的任何地方。政府还就特别报告员向大会和人权委员会提出的报告中的大部分提供了更多的资料和评论。

198. 然而政府的合作在范围上仍极其有限。特别报告员特别关心的是政府未回答她提出的问题,也未执行她的最重要的建议。特别报告员认为,她行使任务不应限于编制将提交给联合国机关的报告,而是应该导致采取有利于权利受到侵犯的人民的迅速与具体的措施。不幸的是,这还未发生。

199. 特别报告员很少收到她在去年内亲自或以书面提出的关于据报侵犯人权的许多详细的问题的回答。关于去冬在贝尔格莱德示威期间以及在全国各地其他时候发生的警察行为不良而给内政部的详细函文一直未得到任何答复。特别报告员也未收到对她最新的报告的答复,该最新的报告发现在 1997 年夏对科索沃的阿尔巴尼亚人的两项审判中重大违反适当程序标准。⁶

200. 特别报告员感到遗憾的是政府未履行其条约汇报义务,尤其是在《公民及政治权利国际盟约》方面。然而,她感到鼓舞的是政府已通知高级专员办事处它不久将向消除种族歧视委员会提出一份报告。

201. 政府拒绝准许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在普里什蒂纳建立驻留也是令人关切的事。事实上,在 1997 年 6 月特别代表同外交部长会晤时,他确切地拒绝她关于该问题的要求。特别代表非常重视这件事,去年大会在 1996 年 12 月 12 日第 51/111 号决议中讨论了这件事。

202. 特别报告员建议政府审查和执行在她历次报告中的建议,其中许多未获得遵守,尤其是建议政府采取措施以加强保护人权的法律及其他保障。特别是政府现在应开始批准《公民及政治权利国际盟约任择议定书》。

203. 还有,象从前建议过的,政府应建立一个象监察专员的可进入的、独立的与公正的监督机构。如果无法立即在联邦一级成立这种机关,可以先在这些共和国中的一个诸如黑山成立。

204. 塞尔维亚政府应准许所有大的政党利用国营电视的适当途径,并且应均衡地报道它们的活动。它可以采取类似在黑山生效的那种措施,那种措施规定国营电子和印刷媒介必须报道任何议会政党(不论执政党或反对党)的声明,只在长度和时间上加以限制。

205. 政府应从媒介法草案中除去措辞笼统的语句--因它们会被用来禁止合法地批评或详细检查公职人员的行为。以及会限制享有言论自由权的其他规定。

206. 政府应制定一个在学校、学术和法律机构以及在警察训练机构的人权教育方案。它应鼓励更广与更深地了解南斯拉夫是缔约国的人权条约以及其在审判程序中的直接应用。它应开始将那些人权条约以及其他有关的联合国标准译成塞尔维亚文和阿尔巴尼亚文并加以广泛分发。

207. 《政府应迅速采取步骤,以消除《公民及政治权利国际盟约》所规定的人权标准与联邦和共和国宪法以及刑法和刑事程序法中规定的那些之间的差异。当前的法律构架不清楚,侵犯人权情事的受害者遭受其武断的后果。应当特别注意本报告所确定的领域,即对警察拘留实行司法上的监督,被捕者能迅速与律师接洽,以及生命权。

208. 应准许律师在基委托人被捕后可迅速与委托人接洽,并且应准许律师可以在任何时候完全保密地与委托人联系。应准许他们在一切情况下为根据轻罪法被控以轻罪的委托人辩护。

209. 政府应创立一个有效的机制,确保执行刑事和行政法中的程序规定,并确保应负责的官员若违反规定将受到适当的制裁。

210. 政府应确保将下列人士绳之以法: 应对拷打或虐待在拘留中的人负责的人,那些下令或参与对 1997 年初的和平示威者使用武力的人。政府应检查和回答特别报告员提出的具体案件。

211. 必须立即采取步骤以结束在科索沃不断发生的警察滥权和虐待。政府应下令公正地调查在 1997 年内在科索沃在警察拘留期间死亡的两名男子的死亡。必须终止在教育 and 就业等方面对阿尔巴尼亚裔的人的歧视。特别报告员对于发生在科索沃的对警察和个人的暴力攻击深感不安,并敦促各方寻求和平的方法来解决该地区的问题。

212. 政府应立即采取步骤,调查针对在桑扎克的穆斯林社区的暴力或故意破坏财物的行为,并应确保在它桑扎克的地方政治领导阶层的关系上充分新生民主原则和其他人权。

213. 政府应根据与克罗地亚缔结的双边协定,采取一切必要措施,创造难民自由与安全地返回的条件。政府

也应寻求能使难民有效地行使他们在他们离去的国家境内的财产权的持久的解决方法。

注

¹ 分别为 E/CN.4/1998/13, E/CN.4.1998/14 和 E/CN.4/1998/15。

² E/CN.4/1998/12。

³ S/1997/434, 附件, 第 60 段。

⁴ E/CN.4/1997/9。

⁵ E/CN.4/1997/56。

⁶ E/CN.4/1998/9。

⁷ E/CN.4/1997/8。

附录

1997 年 4 月 3 日特别报告员给 人权委员会主席的信

继我最近的报告,委员会当前已收到该报告,^a我要同你分享 1997 年最初三个月与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克罗地亚、南斯拉夫和前南斯拉夫的马其顿共和国的人权情况有关的最新资料。我这样做的动机是要委员会在审议其关于这个问题的 1997 年决议时有最新的资料。

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

我要遗憾地说,关于整个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的人权情况仍有许多令人关切的原因,这使我不幸地推断出许多当局并未真正地致力于保护人权。以下的讨论考虑在 1997 年初的一些主要的问题领域。

在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联邦的莫斯塔尔市,在 1997 年 1 月和 2 月发生了更多侵犯人权情事和侵略行为,包括一件谋杀,无数非法的强制迁出,爆炸和各种形式的攻击。虽然这些事件的主要受害人都是波斯尼亚人,但波斯尼亚的克罗地亚人在普遍的暴力气氛中也遭受大量的痛苦。

在莫斯塔尔的严重情况于 1997 年 2 月 10 日达到顶点,在庆祝穆斯林的扫墓日期间,波斯尼亚的克罗地亚警察使用武力对付朝该市西边的一个坟场和平地游行的穆斯林队伍。国际警察工作队(警察工作队)调查这事件的报告透露,这个约 200 人的穆斯林团体数次遭到波斯尼亚的克罗地亚警察的阻止和恫吓,在游行队伍接近目的地时,便衣警察和穿制服的警察再度接近群众。一些警察开始用警棍殴打游行,在游行后退时,一名警察向天空开枪,至少另两名警察朝群众开火。警察的行为造成一名波斯尼亚男子死亡,至少 20 人受伤。警察在犯下这种滥用职权时被拍照,已查出是谁,其中一人是西莫斯塔尔的副警察局长。

警察工作队得出的结论是莫斯塔尔警察违反国家和国际的人权标准,过份使用武力,他们还企图掩饰这个事件的真相。在这个事件之后,高级代表办事处提出了一项 12 点的决定,这包括由于这个事件以及在莫斯塔尔的暴力和免罚的普遍情况而必须采取的紧急措施。那些措施中的一些现在已获得执行。但是,对于要求起诉被确定为严重侵犯人权的犯罪者的西莫斯塔尔警察的处

理方法是根本不理事实。这次审判导致对被告缓期处刑,这被国际监测员批评为违反法治的基本原则。我认为有关当局必须认真地接受要求,对这个案件举行新的审判。同时,虽然在莫斯塔尔的人权情况现在已稳定下来,但仍然是紧张的。在成立联合机构,例如使西莫斯塔尔的警察与东莫斯塔尔的警察合并方面,仍缺乏进展,这可能再次对情况产生不利的影响。

由于在莫斯塔尔的事件,我于1997年2月11日去信给那时的联邦总统克雷西米尔·祖巴克先生,我在信中表示我对已发生的事深为遗憾与难过。我还建议立即彻底和公平地调查2月10日的事件,对该事件已采取行动或未采取行动的应负责的官员应予以免职及酌情使其接受法律诉讼;权利受到侵犯的个人应获得适当的赔偿;大约在那个时候被非法逐出住家的人应立即让他们搬回去。为了得到关于情况的第一手资料,我在2月20日访问了莫斯塔尔,再次在3月24日和25日,我与地方当局和国际组织的代表会晤。

由于2月10日的戏剧性事件,一连串的暴力事件在联邦许多地区发生。我收到了关于无数事件的报告,一些是针对波斯尼亚克族社区的成员和天主教的宗教场所,一些是针对波斯尼亚人。无数的旅客在该地区各地的道路上遭到拦阻。恫吓和虐待,在莫斯塔尔西边,20多户波斯尼亚家庭被逐出公寓。虽然大部分被逐出来的人稍后又搬回去,但是地方当局对该地区人权情况恶化的反应通常是脆弱的。

警察工作队和人权协调中心已编制了1997年1月1日至2月15日在莫斯塔尔地区的人权和安全情况的报告,已向有关当局提出这份报告。该报告得出结论,认为莫斯塔尔被族裔紧张和暴力的暴发套牢,没有负责的警察或政治行动出来加以阻止。助长那种情况的严重的问题之一是在媒介上的煽动性言论。我已有力地敦促联邦当局结束暴力和免罚,恢复法治,尽力结束媒介战,并且通过联合声明促进恢复信任。

在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的其他地方,我收到了关于在斯普斯卡共和国犯下的严重侵犯人权的资料。例如在Teslic地区,骚扰和恫吓少数群体仍继续发生。犯下那些侵犯情事的人常被查出是称为公民保护组的组织的成员,这个组织是否合法值得怀疑。基于人们的族裔或政治信仰的解雇在斯普斯卡共和国的Teslic及其他地方仍是一个共同的问题。在法院作出积极的裁决的案件,也未加以执行。

在1997年头几个月里,我注意到在难民和流离失所者返回他们在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的家方面没有重大进展。在分隔区的Gajevi地区,暴力继续发生,波斯尼

亚人企图在那里重建家园。1月26日大约250个波斯尼亚塞族攻击在修建自己的房屋的波斯尼亚人,当时斯普斯卡共和国警察袖手旁观。在Gajevi地区,一直到进入3月都有纵火、爆炸性攻击和暴力殴打的报告,一切已竖立的预制屋都遭到摧毁。

在我1997年3月的访问期间,我访问了Stolac、Capljina和Goražde(斯普斯卡共和国)各市的市政府,主要目的是探索有无可能促进和加速流离失所者和难民返回那些地区的进程。但是,在同负责的地方官员会晤后,我得出了结论,他们未准备真正执行任何返回计划,尽管联邦和斯普斯卡共和国的有关高级当局的再三保证。然而,与此同时,我感到鼓舞,因为许多流离失所者和难民仍表示决心返回家园。在这方面,极重要的是加速在返回地区的扫雷工作,尤其是考虑到越来越多人将试着在这个夏天访问其家园。

从法律观点,返回的主要障碍之一仍然是关于财产所有权的争执。地方当局继续执行不符合国际标准的财产法,目的是阻止“不要的”人民返回。对于解决财产问题极重要的是《代顿协定》所建立的流离失所者和难民不动产索赔受理委员会的工作。然而该委员会由于缺乏经费及没有法律权力来执行其决定,因此没多大作用,它迄今已作出约500件决定。

最后,我已再三强调执法机关和法院系统的适当运作的重要,没有它们在该国不可能普遍存在尊重人权。在这个领域已有一些令人鼓舞的消息。我乐于注意到在我的报告中提到的Bajric先生的案件已获得解决,被拘留者已获释。不幸的是我提到的其他案件仍未解决。我也要承认Covic先生——在联邦法院被控以战争罪行的塞人,已被宣告无罪——的案件的判决。这个案件可视为朝向在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建立对一个公平的司法制度的信任的一个重要步骤。

克罗地亚

克罗地亚境内的人权情况在1997年头几个月仍然是令人关切的严重原因。在前各区的克罗地亚塞族人口仍生活在不安全的情况,遭受族裔动机的骚扰。在靠近Knin的前南区,这种情况似乎更是如此,但是在前南区,北区和西区也是这样,在那些区,摧毁财产、恫吓和打劫的惊人事件继续发生。我要重申我非常重视在该地区有一个有力与专业的警察驻留,对侵犯人权的有效调查,以及对那些应付对过去的侵犯情事负责的人加以逮捕和定罪。

越来越多克罗地亚难民和流离失所者现在在前西区、北区和南区各地的房屋定居,其中大部分人从前不是住在那里。这些人当中有许多人正在搬进属于流离失所的和成为难民的克罗地亚塞族的房屋和公寓。如我在最新的报告中提及的,克罗地亚人的重新定居未产生克罗地亚塞族同时返回该地区。令我感到灰心的是注意到许多克罗地亚人对于塞族人的返回深感厌恶。在我2月16日至22日访问克罗地亚期间,我有机会同住在前南区的Plavno山谷生活贫苦的老年塞人谈,他们表示非常希望他们的亲戚(特别是较年轻的男子)返回。然而我也体验到地方当局确实不愿协助和加速那些亲戚的返回。我认为政府必须采取实际措施来便利现有住在家园以外地方的塞人返回。

特别是关于我在2月16日至18日访问过的东斯拉沃尼亚、巴拉尼亚和西锡尔米乌姆,我关心的是随着4月13日的选举将到,人们对他们的前途日益感到不安。这造成更多家庭离开该地区,主要前往南斯拉夫,虽然一些人似乎只是将财物搬到边境的另一边,他们自己则“等着瞧”正在进行的发展。1月31日发生了一件严重的暴力事件,一名精神有问题的枪手在靠近武科瓦尔处对联合国东斯拉沃尼亚、巴拉尼亚和西锡尔米乌姆过渡时期行政当局(东斯过渡当局)的一辆车子开枪,杀死一名比利时下士,杀伤另外两名东斯过渡当局的军官。克罗地亚行政人员在被载往该区工作时,两度遭到扔石头的青年攻击。已有人报告威胁克罗地亚政府官员的其他事件,我关心的是那些事件可能是该区更广泛的恫吓运动的开始。

至于即将来到的选举,选民的公民权当然与拥有有效的克罗地亚证件有关。我高兴地得知设立了一星期工作6天的新的东斯过渡当局证明文件中心,以及越来越多人申请克罗地亚的公民资格,但是我关心的是该进程正碰到重大困难。我已得到报告说许多人拿到的证件有技术上的错误,造成无法使用它们有些人则无明显的有效的理由就遭到直截了当的拒绝。在一些个案中,克罗地亚当局无法解释地将同一个家庭的成员加以不同的对待。根据克罗地亚政府,截至3月29日,一共发出122 291份公民资格证书给1991年以前住在该区的人以及现在住在那些的塞族流离失所者,只有228份申请遭到拒绝。但是一些观察家怀疑这些数字,特别是因为仅仅地方非政府组织收到的拒绝的报告就接近政府的228这个数字。估计在1991年以后到达该地区的塞族流离失所者80%以上仍未获得公民权。因为这一切困难,因

此我认为到4月13日举行选举的时候,很可能未来的塞族选民有很大的百分比仍未获得公民权。

1997年1月13日政府发表了克罗地亚共和国政府关于在克罗地亚共和国过渡行政当局管辖下地区完成和平社会整合的信(S/1997/27,附件)。在该信中,政府接受和通过东斯过渡当局提出的许多提案,并且为了克罗地亚塞族社区提出了大量建立信任的主动行动。这些包括在该地区的塞人缓期服兵役;保障塞族参与在地方、区域和全国各级的政治,以及确认政府有意照克罗地亚法律规定的那样,保护塞族的公民权利和法律权利。我认为这封信是成功的和平社会整合的一个好的开始,虽然我要保留我最后的意见直到其实际执行。然而我要指出,关于东斯过渡当局之后人权监测驻留的决定应尽快作出,以便向该地区的人民保证国际驻留将继续存在。

在我最新的报告中,我讨论了1996年10月的大赦法。司法部通知说,截至1月20日,一共对3 857人实行了该法的规定。司法部又通知我说,根据该法从监狱释放后再次被捕的27人中的3人现在再次获释;我当然仍然关心其他24个被拘留者。我也可能指出我关心政府所编纂的大约150名被控以战争罪行的人的含糊不清的名单。虽然已宣布该名单是确定的,但我认为将会继续加以订正。我因此要敦促考虑使前南斯拉夫问题国际法庭参与在克罗地亚可能起诉战争罪行的案件,就象该法庭根据1996年《罗马协定》的“拘押规则”卷入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那样。该法庭能协助核查政府的起诉有健全的基础。我认为大赦法的正确执行需要致力于使据称的战争罪行获得公平与分开的司法程序,我因此敦促克罗地亚使该法庭参与这个进程。

最后,在克罗地亚境内最近令我关心的一个问题是一个自由与独立的司法制度的问题。自从我最新的报告发表后,国家司法委员会已将作为最高法院院长的Krunoslav Olujic博士解雇。该委员会裁决他与闻名的罪犯交往并利用他的影响力来促进他们的利益,从而损坏最高法院的名声。然而,对Olujic博士的诉讼的关键性方面给我强烈的理由认为他的解雇可能与他决心不理执政党—克罗地亚民主联盟(民主联盟)—而要独立地工作有关。我已经给克罗地亚外交部长马特·格拉尼奇一信,我在信中要求知道政府对Olujic案件以及对克罗地亚境内一般司法独立的情况的意见。

南斯拉夫

1996年11月进行市政选举期间,塞尔维亚各地发生了几乎是完全和平的示威,反对不当的选举作法。经过三个月的示威之后,政府终于走出重要的第一步,承认反对党联盟 *Zajedno* 在贝尔格莱德和另外 13 个主要城市赢得选举。我在 1997 年 1 月 16 日至 19 日访问南斯拉夫,期间与该国外交部长和内政部长,与联邦和共和国的司法部长们和其他官员进行了多次会晤,讨论了与这些示威有关的人权问题及其他问题。其后,我于 2 月 6 日写信给该国外交部长米卢蒂诺维奇,欢迎该国政府决定承认选民的意愿。但是,遗憾的是,我注意到政府迄今仍然未对搞不当的选举作法的人采取行动。

政府的决定虽然使我感到鼓舞,但是令我极感关切的是,就在政府公布此项决定之前几天,警察在 1997 年 2 月 2 日和 3 日没来由地对和平示威者和旁观者大肆动武。贝尔格莱德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的工作人员与我访问了在示威中被警察打伤住院的人——他们显然是在没有挑衅的情况下被打的。许多示威者——包括 16 至 18 岁的青少年——被拘留。

我在给该国有关当局的多封信中指出,警察对示威者的行动违反了国际人权准则,即警察只有在绝对必要的情况下才能够使用武力。我请他们立即向警察发出指示,要他们避免对和平示威者使用暴力;我同时对许多被捕者的家人没有获得通知表示关切。正如我在信中指出的,南斯拉夫必须改善被捕者的人身保护。

我从 1996 年 11 月起为了警察在塞尔维亚的行为写给该国政府的信,特别是写给塞尔维亚内政部长的信,都没有回音,使我越来越感到关切。虽然司法部长在 1 月 9 日就一位示威者所得的治疗情况提供了详细的资料,但是对我关切的主要问题,即这个人是怎样受伤的,为什么目睹经过的法官没有采取适当的行动,迄今都没有得到答复。

关于南斯拉夫境内的媒体,政府于 2 月 24 日宣布将起草新的媒体法,据说将减少国家对塞尔维亚无线电台电视台的控制。不过,政府将在多大程度上贯彻这些承诺,尚待观察。我刚收到新闻法草案。我认为其中一些条款是与言论自由方面重要的人权准则背道而驰的。共和国不久将要举行选举,在这之前的那段时间,媒体有没有自由将是极端重要的。我认为,新的媒体法必须有力地保障言论自由。政府以及现在由反对党联盟控制的地方议会应当让媒体能够不受任何政党的控制,自由运作。

在科索沃,1997 年头几个月的政治和族群之间的局势日益紧张,尤其是发生了几起暴力袭击事件,主要是针对地方上的塞尔维亚当局及被指为阿尔巴尼亚人同党的人。例如,1 月 16 日普里什蒂纳大学校长和他的司机的车子在普里什蒂纳中部被炸弹袭击,两人受了重伤。过去一年来发生的警察和军队受袭击的事件中,据怀疑其幕后主使者是所谓的科索沃解放军。科索沃解放军后来称这个炸弹袭击案是他们干的。3 月 5 日,在过了几个星期的比较宁静的日子之后,普里什蒂纳再次发生炸弹爆炸事件,地点在普里什蒂纳大学哲学系附近,据报有四个人受伤——两个塞尔维亚人,两个阿尔巴尼亚人。

由于发生了这些事件,塞尔维亚警察于是从 1 月 22 日起在科索沃展开一轮逮捕行动。据报在头一个星期就逮捕了超过 100 人,在 3 月的头一个星期里仍然有 57 人被警察拘留,但有大约 60 人已被释放。根据贝尔格莱德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的工作人员所取得的证言显示,警察在进行一些逮捕和搜查疑犯的家时不当地使用武力。我也听到一些可怕的传闻和证言,说许多被逮捕的人在被警察盘问时曾受酷刑和虐待。

在这方面,我对 *Besnik Restelica* 先生 2 月 22 日在普里什蒂纳狱中惨死一事特别感到不安。各种情况显示,他是死于酷刑的。有关当局则说,他在牢中的上格床吊颈自杀。但是他在 2 月 4 日出庭接受法官查问时,据说脸和脚都有伤痕,而在他死后一天,身体上的伤痕仍然可见,说明他可能受过酷刑。我于 1997 年 2 月 26 日写信给塞尔维亚内政部长,对这些指控表示关切,并请他对 *Restelica* 先生的死迅速进行公正的调查,但是至今仍未接到回音。

关于科索沃的教育情况,我必须遗憾地指出,斯洛博丹·米洛舍维奇总统和鲁戈瓦博士在 1996 年 9 月签署的协定仍未执行。而负责把这个协定付诸实现的所谓“3+3”委员会迄今已经举行过两次会议,但是显然仍然没有任何具体结果。

我在 1996 年 10 月两次报告^b中谈到的桑扎克区域普里博伊失所的家庭的情况,到现在仍然未解决。斯普斯卡共和国、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的有关当局于 1996 年 10 月准许这些人过境返回他们在 *Sjeverin* 地区的家,但是安全问题仍然使他们无法回家定居。根据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难民专员办事处)的资料显示,仍然有 97 个家庭流落在普里博伊,其中不超过 40 人迫切需要人道主义援助。

1992年和1993年在桑扎克发生的绑架事件的调查工作一直没有重大的进展,对此我也感到关切。1996年10月,黑山当局逮捕了一名涉嫌参与1997年2月27日发生在Strpci一列火车上的绑架事件—事件中有17个人被绑架。1997年3月,据报比耶洛波列的国家检察官已决定起诉这个人。不过,至于在1992年和1993年发生的其他绑架案,我则没有接获有关当局已采取进一步行动去澄清这些事件的通知。因此,我打算把这些案件提请由赛勒斯·万斯先生主持的前南斯拉夫境内失踪人员国际委员会处理。

前南斯拉夫的马其顿共和国

按照人权委员会第五十二届会议及其第1996/71号决议的要求,我与前南斯拉夫的马其顿共和国有关当局保持了联系,并于1997年1月13日、14日访问该国,亲自了解最新的事态发展和与我的任务有关的问题。我上一次(1996年3月)向人权委员会提出关于前南斯拉夫的马其顿共和国境内人权状况的报告⁶指出了若干迫切的人权问题,例如推迟制订新的法律、执法当局工作上的不当行为、以及少数民族用自己的语言接受教育的权利。根据访问期间所得的信息以及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斯科普里办事处一直在提供的信息,我对该国最近的事态发展有以下的一些看法。

我很高兴看到前南斯拉夫的马其顿共和国早就应该有一些基本法律现在已经制定。随着法院法的执行,法院制度的改革于1996年7月开始。适用于三年过渡期的刑法于1996年11月生效。1997年2月该国通过了国家监察员法,规定最迟在1997年5月底设立此种机制。

关于警察不当地使用武力的令人可信的指责仍然继续涌现。一些受害者能够证明他们在被警察拘留期间身体受了伤,并已对这些执法人员采取了法律行动。政府的答复是,根据对这些案件进行的具体调查显示,除了三宗案件确有其事之外,警察并没有违法使用武力。尽管如此,仍然闻说有公民被警察拘留进行“非正式谈话”,他们被拘留几个钟头都没有看到任何授权拘留的文件。

在少数人的权利方面,有一项积极的发展,即给少数人的10%大学名额已经修改,规定他们可以按其在该国人口中的比例入大学。根据1994年的人口调查,阿尔巴尼亚人占人口22.8%,土耳其人占4%,罗姆人占2.2%,

塞尔维亚人占2.1%,瓦拉几人占0.4%。中学在少数民族学生毕业那一年为他们办一个特殊课程,帮助他们考升学试。不过,尽管近年来有了增加,但是大学里的少数民族学生人数,特别是阿尔巴尼亚人,仍然是未能令人满意。

由于该国未能立法,通过培训及格的教员,让少数民族的中小學生能够以母语学习,因而导致在斯科普里的教育系的阿尔巴尼亚裔学生从1996年10月起罢课。他们要求全面以阿尔巴尼亚语教学。1997年1月底,终于通过斯科普里教育系教学语言法,规定在四年大学里用学生的母语向阿尔巴尼亚裔和土耳其裔学生进行教学。

此项行动促使教育系的马其顿学生起来示威,他们反对这项法律,并要求制订高等教育法和严格遵守宪法的规定,即各族的中小學生有权利用母语接受教育。学生会于1997年1月14日至18日在St. Cyril and Methodius大学举行抗议集会,获得了大学议会和很多教授的支持。2月,马其顿学生在中学生的支持下进行了大规模的街头示威。他们丢鸡蛋和石头,并打破了斯科普里政府建筑物的窗户。3月,马其顿学生进行了两周的绝食。抗议者的口号反映了许多马其顿青年不信任和不容忍阿尔巴尼亚裔,相反亦然。学生的集会和行动基本上没有受到警察当局的干扰,不过毁坏财物者和散发材料鼓吹种族仇恨者都以刑事罪起诉—后者的罪名是“实行种族歧视和其他歧视”。

所谓的Tetovo大学已继续上课,据说政府没有对其进行太大的干扰。1996年6月,因在1995年2月参加了在该大学发生的Mala Rechica事件而被定罪的5个人的刑期平均被减半,他们已被要求到监狱报到。为此,阿尔巴尼亚裔政党举行了一系列的抗议集会,要求释放他们和承认该所大学。虽然其中3个人服满刑期,不过,Fadil Sulejmani先生在刑满之前两个多月于1997年2月1日获假释; Nevzat Halili先生则早了三个多月在1997年1月27日获释。

总的来说,虽然我承认该国政府一年来在保护和促进人权方面有了长足的进步,但是我必须指出,立法程序缓慢。不过,原定于1996年4月弄好的刑事诉讼法终于在1997年3月底颁布。而民事诉讼法和行政程序法会在什么时候通过,则让我们拭目以待。

国家监察员法的颁布以及1997年2月批准欧洲人权公约,都使我感到高兴;我已鼓励前南斯拉夫的马其

顿共和国有关当局和地方的非政府组织向人民宣传这些重要的人权保护机制。

我还很高兴见到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与前南斯拉夫的马其顿共和国政府为在人权领域搞一个技术合作项目而采取了的步骤。

在少数民族的教育方面,虽然已经采取了步骤去解决这方面的问题,但是这仍然是该国面临的最迫切的问题之一。我十分希望全体社会成员特别是青年人能够扬弃种族不容忍,共同为社会的和谐和谅解努力。

最后,虽然我完全了解局势的具体情况,我还是想建议把前南斯拉夫的马其顿共和国问题继续纳入我的任务范围内,直至有证据显示去年立法方面的积极发展在继续,至少到 1997 年 9 月底为止。届时我将向委员会提出有关该国问题的最后报告,同时如果没有不可预见的情况发生的话,我预期还会建议修改特别报告员的任务,不再要求他负责报告前南斯拉夫的马其顿共和国问题。

特别报告员
伊丽莎白·雷恩

米洛斯拉夫·苏姆尔先生
联合国人权委员会
日内瓦

注

- a E/CN.4/1997/56。
- b E/CN.4/1997/8 和 E/CN.4/1997/9。
- c E/CN.4/1996/63。